

莊子彙校考訂

上

蔣門馬 著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莊子彙校考訂/蔣門馬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19. 8

ISBN 978-7-5531-1169-8

I. ①莊… II. ①蔣… III. ①道家②《莊子》—研究

IV. ①B223. 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109938號

莊子彙校考訂

蔣門馬 著

ZHUANGZI HUIJIAO KAODING

策 劃	王群栗
責任編輯	王群栗 廖丹丹
封面題簽	張 真
出版發行	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網 址	www.bsbook.com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x148mm
字 數	500千
印 張	26. 125
書 號	ISBN 978-7-5531-1169-8
定 價	168.00圓(上下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調換

去其所本无
還其所固有

目錄

序 黃永鋒	一
凡 例	一
南華真經卷第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	一
莊子內篇 齊物論第二	六
南華真經卷第二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一六
莊子內篇 人間世第四	一九
莊子內篇 德充符第五	二八

南華真經卷第三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三五
莊子內篇	應帝王第七	四五

南華真經卷第四

莊子外篇	駢拇第八	四九
莊子外篇	馬蹄第九	五三
莊子外篇	胠篋第十	五六
莊子外篇	在宥第十一	六一

南華真經卷第五

莊子外篇	天地第十二	六九
莊子外篇	天道第十三	八〇
莊子外篇	天運第十四	八八

南華真經卷第六

莊子外篇	刻意第十五	九七
莊子外篇	繕性第十六	一〇〇
莊子外篇	秋水第十七	一〇三
莊子外篇	至樂第十八	一二二

南華真經卷第七

莊子外篇	達生第十九	一二七
莊子外篇	山木第二十	一二五
莊子外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一三三
莊子外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一四一

南華真經卷第八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一五〇
莊子雜篇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一五八
莊子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一六九

南華真經卷第九

莊子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一七八

莊子雜篇 寓言第二十七……………一八四

莊子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一八八

莊子雜篇 盜跖第二十九……………一九七

南華真經卷第十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二〇七

莊子雜篇 漁父第三十一……………二一一

莊子雜篇 列御寇第三十二……………二一七

莊子雜篇 天下第三十三……………二二三

整理札記……………二三三

序

莊子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傳統文化經典之一。司馬遷爲莊子作傳，說他「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魏晉時，莊子與老子、周易並列爲「三玄」之一。唐玄宗於天寶元年(752)詔封莊子爲「南華真人」，莊子一書被尊爲南華真經。唐陸德明「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而撰經典釋文，共收錄十四部經典，除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爾雅之外，就是老子和莊子。聞一多說：「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

陸德明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說：「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莊子一書流傳至今約有兩千三百年的歷史，篇章由漢書藝文志記載的「五十二篇」縮減至三十三篇，字數由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的「十餘萬言」減少至六萬五千餘言，文字於傳鈔刻印過程中更是難免譌脫衍倒等錯誤。現今流傳的莊子文本，基本上是以王孝魚整理的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爲標準，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版本有很多錯誤，讀罷蔣先生撰寫的王孝魚整理本莊子集釋缺陷舉隅，心都涼了半截。東漢經學大家蔡邕以爲「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因此上書給漢靈帝，請求「正定六經文字」，於是

就有了舉世聞名的漢熹平石經。石經祇有定本，沒有校勘記，後人不能窺見古代版本異文之一斑，不能不留有遺憾。蔣門馬先生的莊子彙校考訂，集現今能見幾乎所有漢唐宋古鈔本古刻本，經過極其精細的校勘考訂，而後校定莊子文本，這就是石經的遺風；書中有近二千條校勘記，這是石經所不具有的優點；考訂所引用的資料，更爲我們深入理解莊子提供了極寶貴的資料。莊子彙校考訂，爲閱讀研究莊子的人士，提供了一部文本校訂精審、校勘客觀詳盡的莊子，爲以後的莊子研究打下了堅實可靠的基礎。

古籍的整理校勘，是閱讀古書的第一步。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在藏書十約中說：「書不校勘，不如不讀。」話雖如此，但這項基礎工作，非常枯燥乏味，費時耗力，需要極大的細心和耐心，涉及的知識面太廣，需要查閱的資料太多，難免漏校誤校、文字譌誤、句讀錯誤，既對小學有極高的要求，而整理老子莊子，又需要對道家文化有精深的研究，否則亦難以勝任。在整理校勘本書之前，蔣先生就已在民間師傅指導下研習傳統道家文化十餘年，而且小學工夫非常精深，曾整理許慎說文解字電子檢索版無償共享於網絡，點校明代陸西星撰南華真經副墨一書，由中華書局於二〇一〇年出版。中華書局的朱立峰先生在「道教典籍選刊·成長記：精品之路」一文中說：「南華真經副墨這部書稿的整理者是浙江的蔣門馬先生。人如其名，蔣先生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他是浙江大學外語系畢業，在寧波電視大學教英語。但他醉心於道教文化，且

造詣頗深，曾在其他出版社出版過古籍整理著作。他還主持了一個名叫「白雲深處人家」的網站，旨在為研究者和愛好者提供大量的道教文獻，在海內外道教學界極富盛名。經過審稿，我們發現，蔣先生不僅精通道教文獻，而且嫻於音韻訓詁，書稿質量達到了我們的要求。蔣先生按照我們的要求，對體例等問題做了修改打磨，實現了與我們的合作。再往後，我們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幫我們整理清代黃元吉的道德經註釋。」^①

綜觀莊子彙校考訂一書，有以下五個顯著優點：

一、版本全面可靠：全面蒐集現今能見到的幾乎全部漢唐宋各種竹簡本、古鈔本、古刻本，南宋以下的版本皆未收錄，並查考這些版本來源，保證版本的確實可信。這一點是建立在現代出土文獻和圖書資源全球便利共享的基礎上，是前人所不可能具備的優越條件。

二、校勘客觀詳盡：以文本譌誤最少的南宋精刻本為底本，用了整整七年時間，對莊子全書逐字進行反覆細緻的校勘，客觀記錄與其餘各種版本的不同文字，而且是反覆校對，絲毫不敢輕忽，確保無漏校、無誤校。校勘常規雖有「凡底本不誤而他本誤者不出校記」之例，然以校勘者一人的判斷，取代天下人的判斷，誠恐疏漏難免且過於專斷，有違探究莊子原文真相的初

① 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16年第2期·總第540期。

衷，因此本書校勘記不厭其煩，務必提供最詳盡的異文，供讀者審覈。

三、考訂客觀簡明：參考各種資料，對異文進行研究考訂，都是客觀地引述相關資料，為每一條異文做好辯護律師，以能說明問題為目的，這為讀者的判斷審擇提供了客觀依據，偶附簡單按語，以表校勘者的個人臆見，不作主觀論述。

四、文本校訂精密：不是根據整理者個人的主觀理解認為原文應當怎樣，而是嚴格尊重版本用字，是客觀地去探究原本本來究竟怎樣，尤其是最早的鈔本或刻本到底作何字，或根據內文及注疏文字所透露的相關信息，來確定何者為正字，去其所本無，還其所固有，如果有疑，就存疑不改；這就保證了校訂後的莊子文本精確可信。

五、全書分上下冊：上冊為莊子原文，以大字號排印，方便各類人士閱讀；對底本文字的更改，以頁下注形式出校勘記；下冊為校勘考訂，極便與上冊對照研讀。

蔣先生說：「老子一生祇留下五千多字，莊子亦不過六萬五千字，孔子則整理六經，述而不作。能把這些傳統文化經典整理好，不至於以譌傳譌，就不至於愧對古人。若能精研他們的絕學，學以致用，那更是莫大的受益。這不就是我們研讀古書的目的嗎？」蔣先生就是懷著一顆對得起古人絕學的心，去整理這些傳統文化經典。讀完本書的整理札記和陳景元南華真經闕誤疑謬辯正，很多以前百思不解的疑難問題一下子豁然開朗，而王引之、俞樾、劉文典、王叔岷等大

家聚訟紛紜的問題亦迎刃而解。蔣先生的文本校勘考訂，讓我們反思：當賴以傳達思想內容的文字都有嚴重錯誤的時候，我們怎麼可能避免不歪曲誤解作者的原意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啊！

逍遙遊中「搏扶搖而上」之「搏」字，章炳麟先生說：「字當從『搏』，崔說得之。考工記注：搏之言拍也。作『搏』者形誤，風不可搏。」蔣錫昌、馬敘倫、王叔岷諸先生皆附和其說，王叔岷先生還說宋刻趙諫議本亦作「搏」字。本書校勘記證明，眾宋刻本皆作「搏」，即「搏」字，趙諫議本字形作「搏」，考訂文字引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專專，上通下正。」即謂這兩個字形為同一字，前者為通行寫法，後者為正字，證明趙諫議本作「搏」不作「搏」。又引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六十二：「搏霄，上奪戀反，考聲云：附也，莊子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也。」廣雅釋詁三：「搏，著也。」蔣先生加案語說：「『搏』作『搏』，音形義俱非。『搏』義為附著，『搏扶搖』即為『培風背』，為乘風。若作『搏』，據崔說訓為『拊翼徘徊而上也』，則與風何干？」蔣先生的校勘、考訂、案語，都非常簡明扼要，但把關鍵字的音形義解釋得一清二楚，直接解決了眾所紛紜的問題。

我們在閱讀古代刻本時發現，「己己己」三字幾乎總是混淆不清，很多點校者不是為此逐一添加校勘記，就是在凡例中特別作了校勘說明。然而蔣先生的考訂材料顯示：「已經」之「己」與「辰巳午」之「巳」本是同一字，寫作「巳」，「己」字又寫作「巳」，因此刻本中的「巳」，可以

根據上下文確定爲「已」字或「己」字，而無論是「己」或「已」可一律確定爲「己」字，根本用不著糾結。本書中凡有此類在今人看來混亂不堪的字，都有校勘考訂，閱讀這些考訂材料，就足以大長見識，爲自己今後閱讀古書打下堅實的基礎。

莊子彙校考訂一書，不但適合所有的莊學愛好者和研究者，尤其適合莊子的初學者閱讀，因爲初學者最宜從正確的文本入手。閱讀傳統文化經典，無論是剛入門，還是深入研究，第一選擇當是不含注解的白文本。陶淵明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何必強求自己完全讀懂呢？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何必藉助前人的注解呢？管仲說：「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一旦豁然貫通，不亦樂乎！

黃永鋒

歲次丁酉中秋節

① 黃永鋒：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廈門大學宗教教學研究所所長，廈門大學道學與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訪問學者，韓國國立首爾大學高級研究學者。

凡例

本書以國家圖書館藏南宋精刻本爲底本，彙校漢、唐、宋古鈔本古刻本，參考唐、宋相關校勘記，歷經數十遍反覆校讎，查閱各類參考資料，完成莊子文本的校勘考訂和分段標點，供學習研究莊子的各類人士參考。

本書莊子爲校定本，因仍宋刻本之舊，分爲十卷，三十三篇。不計標點符號，不計卷名、篇名（共465字），正文實計65090字，共使用2913箇漢字。上冊爲莊子原文，大字號排印；文中的阿拉伯數字編號，對應下冊相同編號的校勘記。下冊爲校勘記，以及相關的文字考訂。分冊裝訂，以便對照研讀。

校勘原則

一、凡於底本文字有所增刪改易，皆以腳注出校勘記，阿拉伯數字編號皆加下劃綫，對應下冊相同編號的校勘記，皆以■特別標示，以便讀者覆覈。

二、凡校本文字與底本文字不同，皆出校記，以【】標誌底本相關字句。爲確認敦煌本、高山寺本及釋文的用字，雖與底本文字相同，仍出校記。凡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校勘記、陳景元章

句音義及闕誤之校勘記，其正文文字與底本相同，以「」標誌底本相關字句。校勘常規雖有「凡底本不誤而他本誤者不出校記」之例，然以校勘者一人之判斷，取代天下人之判斷，誠恐疏漏難免且過於專斷，有違探究莊子原文真相之初衷，故本書校勘記不厭其煩，務必提供最詳盡的異文供讀者審覈。

三、凡經典釋文及章句音義中關於句讀的校勘記，仍予以彙錄，用◎標示。

四、各本中同一字的正體字、通行字、本字、古字、今字、俗字、譌字等異體字，凡與文義相關者，皆出校勘記，與文義無關者，徑用正體字（據古代字書確定，如玉篇：「況，俗況字。」廣韻：「醢，俗作醢。」龍龕手鑑：「戲，今，戲，正。」詳見下冊引用書目），不出校勘記，間有例外。各本「己巳」辨別清楚，偶有混用，徑予改正，不出校勘記，其義可兩通者，則仍出校勘記。

五、各本文字不同，參考上下文、前後文、郭象注、成玄英疏，並詳考字書及訓詁等資料（用●標誌分隔），以辨析考訂文字。考訂的文字，凡不同類的內容，用○標誌。凡引用的文字須作校勘記，用▲標示。間有個人臆見，加簡略案語，用□標示。

六、圓括弧（）內的文字，用以解釋或補充說明，方括號「」內的文字，用以補充文中缺少或宜有的文字，皆以小字號排印；字號與正文相同的，則為原引文所固有。

七、本書莊子正文校勘記實計1866條，凡上下文字能合併為一條的皆已合併，其中句讀

校勘記 34 條。更改底本文字 154 處，凡同一字多處出現，不重複計數，但需逐一校定的文字不在此例。考訂文字中，共有 174 條校勘記，其中釋文 137 條，闕誤 8 條，郭象注 4 條，成玄英疏 10 條，說文 13 條。案語共計 47 條 1012 字。

彙校版本

- 一、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刻本南華真經郭象注十卷。以此爲底本。
- 二、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北宋合璧本南華真經郭象注十卷。簡稱「續古逸本」。
- 三、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南宋刻本南華真經注疏殘存五卷，即古逸叢書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十卷據以覆刻之賜蘆文庫本。簡稱「靜嘉堂本」。
- 四、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南宋安仁趙諫議宅刊本南華真經郭象注十卷。簡稱「趙諫議本」。
- 五、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南華真經殘卷十四篇（簡稱「敦煌本」），莊子郭注雜記十五篇（簡稱「敦煌寫本」），音四篇（簡稱「敦煌音義」）^{S. 3395V}（簡稱「英藏敦煌本」）。
- 六、日本高山寺藏莊子郭象注古鈔本七卷七篇。簡稱「高山寺本」。
- 七、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南宋刻本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三卷（簡稱「天理本」），參校北京圖書館藏宋元遞修本（簡稱「北圖本」）及清刻本等。

八、宋碧虛子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十四卷（簡稱「章句音義」），南華真經章句餘事一卷（簡稱「闕誤」），正統道藏本，參校清守山閣刻本等。

九、安徽省阜陽縣漢墓出土莊子雜篇竹簡。簡稱「阜陽漢簡」。

十、湖北省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盜跖竹簡。簡稱「張家山漢簡」。

十一、國家圖書館藏莊子虞齋口義十卷，南宋林希逸撰，南宋咸淳五年重刻本（簡稱「林希逸本」），參校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王室圖書館藏句解南華真經十卷活字印本（簡稱「句解本」）。

十二、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影印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殘卷十三篇，宋呂惠卿撰。簡稱「黑水城本」。

十三、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冊影印宋刻本南華真經郭象注殘卷九篇。簡稱「郭注黑水城本」。

十四、國家圖書館藏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呂惠卿撰，金大定十二年刻本。簡稱「呂惠卿本」。

十五、國家圖書館藏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十卷，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南宋刻本。簡稱「分章本」。

各版本的詳細情況，請參閱整理札記。

南華真經卷第一

莊子內篇 逍遙遊第一^①

北冥有魚，^②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③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⑤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⑥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无力。^⑦覆杯水於坳堂之上，^⑧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⑨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鸞鳩笑之曰：^⑩「我決起而飛，檜榆枋，^⑪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⑫腹猶果然；^⑬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⑭小知不及大知，^⑮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⑯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⑰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⑱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⑲眾人匹之，^⑳不亦悲乎！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㉑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㉒斥鴳笑之曰：^㉓「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㉔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㉕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

①【檜榆枋】

底本「檜」作「檜」，據趙諫議本、靜嘉堂本改。

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②⑥}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②⑦}猶有所待者也。^{②⑧}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②⑨}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③①}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③①}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③②}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爲！^{③③}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③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③⑤}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①【猶有所待者也】底本「待」作「侍」，據眾校本改。

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③⑥}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③⑦}不食五穀，^{③⑧}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③⑨}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④①}豈唯形骸有聾盲哉？^{④②}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④③}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④④}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④⑤}將猶陶鑄堯、舜者也，^{④⑥}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④⑦}无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④⑧}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无所容。^{④⑨}非不呶然大也，^{④⑩}吾爲其无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

汧澠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⁵⁰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汧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⁵¹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汧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⁵²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⁵³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⁵⁴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⁵⁵東西跳梁，不避高下，⁵⁶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犛牛，⁵⁷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爲其側，⁵⁸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⁵⁹

①【今夫犛牛】

底本「犛」作「犛」，據釋文之音義改。應帝王「犛之徇來藉」同此改。

莊子內篇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①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②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③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④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⑤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鳴。^⑥而獨不聞之寥寥乎？^⑦山林之畏佳，^⑧大木百圍之竅穴，^⑨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⑩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己，人籟則比竹是己。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⑪大言炎炎，小言詹詹。^⑫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

開。與接爲構，^⑬日以心鬪，縵者，害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⑭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⑮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⑯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⑰喜怒哀樂，慮嘆變慙，^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⑲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⑳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㉑可行己信，^㉒而不見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竅六藏，^㉓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㉔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无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繭然疲役，^㉕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

①【而特不得其朕】底本「朕」作「朕」，據呂惠卿本改。應帝王「而遊无朕」同此改。
②【可行己信】底本「己」作「己」，據呂惠卿本、林希逸本改。

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爲有。无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²⁶⁾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鷦音，亦有辯乎？其无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²⁷⁾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是亦一无窮，非

亦一无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②⑧}故爲是舉筵與楹，^{②⑨}厲與西施，恢嵬憐怪，^{③①}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③①}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③②}「狙公賦芋曰：^{③③}『朝三暮四。』」^{③④}「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③⑤}是之謂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

①【朝三暮四】 底本作「朝三而暮四」，據釋文刪「而」字。

可以加矣。^{③⑥}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无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③⑦}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无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

山爲小，³⁸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无適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³⁹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⁴⁰有倫有義，⁴¹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⁴²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⁴³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⁴⁴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无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④5}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鰯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④6}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蜉蝣甘帶，^{④7}鴟鴞嗜鼠，^①^{④8}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狌以爲雌，麋與鹿交，鰯與魚游。毛嬙、麗姬，^{④9}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⑤0}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⑤1}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⑤2}若然者，乘雲

①【鴟鴞嗜鼠】

底本「嗜」作「耆」，據呂惠卿本及釋文所校之某本改。

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⑤③}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⑤④}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⑤⑤}爲其脗合，^{⑤⑥}置其滑湑，^{⑤⑦}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芒，^{⑤⑧}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⑤⑨}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⑥①}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⑥①}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⑥②}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⁶³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⁶⁴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⁶⁵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⁶⁶」

罔兩問景曰：⁶⁷「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⁶⁸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⁶⁹惡

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⑦自喻適志與，^⑧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⑨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南華真經卷第二

莊子內篇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①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②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③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④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⑤因

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⑥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⑦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⑧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⑨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⑩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⑪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

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⑫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內篇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①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②仲尼曰：「譖！若殆往而刑耳！」^③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④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⑤術暴人之前者，^⑥是以人惡有其美也，^⑦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⑧而目將

熒之，^⑨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⑩是皆脩其身，^⑪以下偪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支、^①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⑬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⑭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⑮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⑯擎蹠曲拳，人臣

①【堯攻叢支】

底本「支」作「枝」，據釋文改。

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諫，^{①⑦}雖固，亦无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①⑧}吾將語若。有而爲，其易邪？」^{①⑨}易之者，睥天不宜。」^{②⑩}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②①}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无門无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②②}則幾矣。絕迹易，无行地難。^{②③}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闕者，^①_{②④}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⑤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②_{②⑥}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②⑦}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②⑧}爨无欲清之人。^{②⑨}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

①【瞻彼闕者】 底本「闕」作「閱」，據續古逸本、趙諫議本、林希逸本、黑水城本改。

②【子常語諸梁】

底本「常」作「嘗」，據釋文改。

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怨之言，^①_{③⑩}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怨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③①}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③②}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③③}獸死不擇音，氣息茆然，^{③④}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

①【夫傳兩喜兩怨之言】底本「怨」作「怒」，據釋文所校之某本改；下文「兩怨」同此改。

曰：『无遷令，无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³⁵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³⁶亦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³⁷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蜋盛溺；^{③⑧}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③⑨}則缺銜、^{④①}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④①}絜之百圍，^{④②}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④③}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④④}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④⑤}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樸，以爲柱則蠹，^{④⑥}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④⑦}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④⑧}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曰：「密！」

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④9}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①⑤0}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⑤1}仰而視其細枝，^{⑤2}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⑤3}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⑤4}呿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⑤4}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秋柏桑。^{②⑤5}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⑤6}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⑤7}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頰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①【將庇其所賴】

底本「庇」作「茈」，「賴」作「賴」，據釋文所校之某本及崔譔本改。

②【宜秋柏桑】

底本「秋」作「楸」，據釋文及列御寇改。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⁵⁹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癰，⁶⁰足以餬口，⁶¹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⁶²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寘。⁶³「已乎已乎，⁶⁴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吾行卻曲，⁶⁵无傷吾足。」⁶⁶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①【莫之知寘】

底本「寘」作「避」，據釋文所校之舊本改。

②【已乎已乎】

底本「已」作「己」，據趙諫議本、呂惠卿本、林希逸本改。

莊子內篇 德充符第五

魯有介者王駘，^①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介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介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②亦將不與之遺，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③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①【魯有介者王駘】

底本「介」作「兀」，據釋文及養生主改。本篇所有「兀」字皆改作「介」。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④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⑤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⑥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⑦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介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无人。^⑧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⑨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⑩申徒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⑪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⑫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⑬而未嘗知吾介者也。^⑭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

魯有介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⑮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介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⑯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⑰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无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⑮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若而辭。^①^⑯寡人醜乎，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⑰若有亡也，若无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⑱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⑲少焉眴若，^⑳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

①【汜若而辭】底本「若而」作「而若」，據趙諫議本改。底本「汜」作「汜」，據釋文之音義改；同偏旁者同此改；天下「汜愛」同此改。

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②4} 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②5} 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①^{②6} 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②7} 使日夜无卻，^{②8} 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①【賢不肖】

底本作「賢與不肖」，據趙諫議本刪「與」字。

闔跂支離无脈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胹肩肩。甕舂大癭說齊桓公，^①_{②⑨}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胹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无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③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

①【甕舂大癭】

底本「癭」作「癭」，據眾校本及釋文改。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③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南華真經卷第三

莊子內篇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①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驂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若此。^②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嗛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③儻然而往，^④儻然而

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⑤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⑥其顙顙，^⑦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⑧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⑨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悞乎忘其言也。^⑩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⑫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

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⑬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⑭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⑮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有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①【相濡以沫】底本「沫」作「沫」，據眾校本及釋文改。天運「相濡以沫」同此改。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①⑥}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①⑦}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①⑧}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①⑨}以襲崑崙；^{②⑦}馮夷得之，以遊大川；^{②①}肩吾得之，以處大山；^{②②}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②③}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②④}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②⑤}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②⑥}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

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②⑦}生生者不生。其爲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无不毀也，无不成也，其名爲撓寧。撓寧也者，撓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②⑧}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无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②⑨}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③①}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③②}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③③}其心閒而无事，^{③④}跼蹐而鑑于井，^{③⑤}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③⑥}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時夜；^{③⑦}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

①【予因以時夜】底本「時夜」作「求時夜」，據釋文所校之某本刪「求」字。

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③9}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④0}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④1}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鏐鏐！』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發然汗出。^{④2}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

①【發然汗出】

底本無「發然汗出」一句，據釋文所校之向秀本、崔譔本補。

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⁴³相忘以生，无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⁴⁴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⁴⁵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⁴⁶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⁴⁷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⁴⁸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⁴⁹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⁵⁰逍遙乎无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⁵¹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⁵²相

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⁵³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⁵⁴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⁵⁵有旦宅而无情死。⁵⁶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⁵⁷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⁵⁸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

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⑤9}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⑥0}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⑥1}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矰萬物而不爲戾，^{⑥2}澤及萬世而不爲仁，^{⑥3}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①【皆在鑪捶之間耳】底本「捶」作「錘」，據續古逸本及釋文改。

②【矰萬物而不爲戾】底本「戾」作「義」，據天道改。

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⁶⁵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⁶⁶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⁶⁷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⁶⁸

子輿與子桑友，⁶⁹而淋雨十日。⁷⁰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⁷¹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莊子內篇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①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②其臥徐徐，其覺于于，^③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④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⑤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⑦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⑧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⑨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⑩而曾二蟲之无知！」

天根遊於殷陽，^⑪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

乘夫莽眇之鳥，^⑫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⑬汝又何
寢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⑭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
物自然，而不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⑮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
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⑯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犛之徇來藉。^⑰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
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
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
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
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⑱而固得道
與？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⑲

①【汝又何寢】底本「寢」作「帛」，據釋文所校之一本改。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②①}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地文，^{②②}萌乎不震不正。^{②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②④}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以太沖莫勝。^{②⑤}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②⑥}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②⑦}因以爲波流。^{②⑧}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

食人，於事无與親，彫琢復朴，^{②⑦}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②⑧}一以是終。无爲名尸，无爲謀府，无爲事任，无爲知主。體盡无窮，而遊无朕，盡其所受乎天，而无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②⑨}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整理札記

莊子一書，流傳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字數由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所記載的「十餘萬言」，減少至六萬五千言，篇章由漢書藝文志記載的「五十二篇」，縮減至三十三篇，文字於傳鈔刻印過程中，更是難免譌脫衍倒等錯誤。東漢蔡邕以為：「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

一、現今流傳莊子文本的尷尬

近世流傳的莊子文本，主要依據的是，源於宋纂圖互注本的明嘉靖十二年（1533）吳郡顧春世德堂刊六子全書之南華真經，清光緒十年甲申（1884）黎庶昌輯古逸叢書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以及光緒二十年（1894）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然而這三種版本遠非完善。

四庫提要（卷一百三十四）謂宋龔士禹編五子纂圖互注：「核其紙色板式，乃宋末建陽麻沙本，蓋無知書賈苟且射利者所爲。因其宋人舊刻，姑存其目，以備考耳。」清陸心源宋槧南華真

經跋謂：「纂圖互註南華真經十卷。……世德堂本雖從此出，已多別風淮雨之訛。書貴舊本，良有以也。」^①日本狩野直喜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序說：「世德堂本，明世德堂刻本六子全書之一。或謂全書即從宋纂圖互注本出，比他本尤劣。」王叔岷南宋蜀本南華真經校記中說：「所惜者，卷九讓王篇缺十四至十七四葉，不知何人鈔世德堂本以補之，最爲無識。」其貶視厭惡之情溢於言表。清沈寶硯曾據南宋蜀刻趙諫議本校勘明世德堂本，孫毓修鈔錄爲莊子札記三卷，可見此本之劣。明世德堂本刻印精美，流傳廣泛，光緒二年（1876）浙江書局輯刊二十二子之莊子即「據明世德堂本校刻」，一九三六年上海中華書局輯刊的四部備要子部之莊子亦是「據明世德堂本校刊」，王孝魚亦以此爲主校本而整理郭慶藩輯莊子集釋。

清光緒十年甲申黎庶昌於日本東京使署刊行的古逸叢書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並非宋本的影印本，而是據日本賜蘆文庫所藏殘存十分之六的南宋刻本及日本萬治四年（1662）京都中野小左衛門刻本覆刻的重刻本，譌誤甚多，然因叢書所據爲宋元舊本，且刻印精美，當時震驚朝野，影響深遠，後世多以此爲準研讀莊子，如馬敘倫莊子義證就是「取黎本爲主」。光緒二十年郭慶藩輯刊莊子集釋，王孝魚在點校後記中說：「本書的莊子本文，原根據黎庶昌古逸叢書覆

① 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30冊，第320頁。

宋本，但校刻不精，錯誤很多。」因此一九六一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王孝魚整理本，即取而代之為當代莊子的通行本，然而仍不免校勘不精，錯誤很多。^①

現今通行莊子文本的譌誤，如：

- ①齊物論：「山林之畏佳」，「佳」為「佳」字之譌；
- ②人間世：「求禪傍者斬之」，「禪」為「禪」字之譌；
- ③說劍：「中和民意，以安四鄉」，「和」為「知」字之誤；
- ④盜跖：「繚意體而爭此」，「體」上脫「絕」字；
- ⑤在宥：「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為有終；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有極」，兩「有」字為衍文；
- ⑥天運：「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此三十五字為成玄英疏文屬入經文；

- ⑦庚桑楚：「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此「能乎」兩字為衍文；
- ⑧則陽：「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此「微」字亦為衍文；
- ⑨人間世：「實熟則剝，剝則辱」，衍一「剝」字；

① 蔣門馬：王孝魚整理本莊子集釋《缺陷舉隅》，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⑩天地：「乃使罔象。罔象得之」，此「罔象」兩字爲「象罔」之誤倒。

諸如誤脫衍倒之類的譌誤，不一而足，有些尚易於辨明是非正誤，有些則幾乎以假掩真。

⑪馬蹄：而馬知介倪、闐枻、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此「態」字，祇有日本松崎慊堂舊藏室町期鈔南華真經注疏解經三十三卷本、萬治坊刻本、古逸叢書覆宋本如此，包括明正統道藏本、明世德堂本在內的宋、元、明、清刻本皆作「能」。

○郭象注：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

○釋文：「態作」，吐代反。

○成玄英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卽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莊子校詮：案：郭注「力竭而態作」，是正文「能」作「態」，釋文本、覆宋本並作「態」，成疏「態，姦詐也」。「能」亦借爲「態」。^①

此處之「能」字是否可以解釋作「態」，讀者自有判斷，但莊子原文到底是作「能」，還是作「態」，須當有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仔細體會陸德明釋文「態作：吐代反」，顯然是對郭象注文

① 王叔岷：《莊子校詮》，中華書局，2007年，第340頁。

的釋文，要不然，莊子原文得是「態作」，而不是「態至」。如果莊子原文作「態至」，陸德明釋文應該作「態至：吐代反」，纔合情合理，因為「吐代反」是對「態」字的注音，舍莊子原文不用而用郭象注文作音，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反過來亦可證明陸德明所見莊子原文是沒有「態」字的。成玄英疏「態，姦詐也」，顯然亦是對郭象注文「態作」的解釋，因為「疏」本來就是用來闡釋經文及其舊注的。注疏文字都不是直接針對原文「能至盜」的解釋，因此不能就憑注疏有「態」字而斷定莊子原文就作「態」。從版本上說，僅日本室町期鈔本、萬治坊刻本及據之以重刻的古逸叢書覆宋本作「態」，何足憑信！

⑫至樂：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

○莊子補正：「視」，御覽三百七十四、五百四十八引，竝作「諸」。^①

○成玄英疏：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

○莊子校詮案：覆宋本「諸」作「視」(成疏「觀於此子所言」，以觀釋視)，亦通。秋水篇「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觀猶視也，與此同例。(Page)

俗語亦有「看你說的」，作「視」字當然「亦通」。但莊子原文不可能既作「視」，又作「諸」，必

① 劉文典：莊子補正，趙鋒、諸偉奇點校，安徽大學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9頁。

有一正一誤，不可能兩者並存或「亦通」。王力說：「最糟糕的是『亦通論』，這等於說兩種解釋都是正確的，隨便選擇哪一種解釋都講得通。這就引起這麼一個問題：到底我們所要求知道的是古人應該說什麼呢，還是古人實際上說了什麼呢？如果是前者，那末不但可以「並存」，而且可以「亦通」，因為兩種解釋可能並不矛盾，在思想內容上都說得過去；如果是後者，那末「亦通論」就是絕對荒謬的，因為古人實際上說出了的話不可能有兩可的意義。真理祇有一個：甲說是則乙說必非，乙說是則甲說必非。」管錫華於引用以上文字後評論說：「王氏這兒雖然是針對訓詁說的，我們覺得對校勘也完全適用。真理祇有一條，文字祇有一是。」^①

那麼莊子原文到底是作哪一個字呢？從版本上考證，作「視」字的，祇有日本萬治坊刻本及據之以重刻的古逸叢書覆宋本，其餘包括日本室町期鈔本、明正統道藏本、明世德堂本在內的宋、元、明、清刻本皆作「諸」。查說文解字：「諸，辯也。」清段玉裁注：「辯，當作辨，判也。」版本及字義都證明作「諸」字完全正確無誤。舊文古字經後人「以意刊改」而「彌更淺俗」，於此可見一斑。

⑬列御寇：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① 管錫華：《漢語古籍校勘學》，巴蜀書社，2003年，第294頁。

○郭象注：率心爲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爲事，則心與事俱敗矣。

○釋文：「睫」，音接。「探射」，食亦反。

○莊子補正：典案：「睫」，道藏注疏本、白文本並作「眼」。郭注「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是所見本字正作「睫」。道藏本作「眼」者，形近而誤，或淺人妄改之耳。（p874）

○莊子校詮：案：釋文本「眼」作「睫」，覆宋本、元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亦皆作「睫」，下同。郭注「役心於眉睫之間」，雖未得其義，而所據正文蓋本作「睫」也。淮南子作「目」，與此文作「眼」合。文子下德篇亦云「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則與此文作「眼」同。作眼（或目）較長。（P1279）

無論如何，莊子原文不是作「睫」，就是作「眼」，不可能兩個都正確。郭象注作「眉睫之間」，雖無「眼」字，但「眉睫之間」非指「眼」而何？釋文於「睫」音接之後，緊接著是「探射：食力反」，正是釋郭象注文，憑何確定「睫」音接就一定是釋莊子原文而不是釋郭象注文？成玄英疏的最大特點是增字解經，因此疏文中往往包含了正文文字。此處成玄英疏作「用心神於眼睫」，何以見得正文不可能作「眼」字？從版本上考證，眾宋刻本皆作「眼」，祇有元刻纂圖互注本、明刻世德堂本、清刻古逸叢書覆宋本作「睫」，而古逸叢書覆宋本所據之賜蘆文庫本、萬治

本、道藏本及日本室町期鈔本皆作「眼」，則此三種版本之劣，燭然可見，又何足憑信！正如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在藏書十約中說的：「書不校勘，不如不讀」！

二、莊子原文的探究：經典釋文莊子音義

莊子原文到底是怎樣的？司馬遷（135B.C.-86B.C.）所謂的「其著書十餘萬言」，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記載的「莊子五十二篇」，至今不可得見，但唐代的陸德明（550-630）顯然是見過五十二篇本的，他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說：「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230-306）、孟氏所注是也。」然而他的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不採用五十二篇本，而偏偏採用經西晉郭象（252-312）整理的三十三篇本，還把郭象注收入其中，影響所及，從此後世所流傳的莊子文本，就是經郭象整理的三十三篇本。以陸德明的才學，六朝、隋、唐尊崇老子、莊子道家道教文化的時代背景，相信陸德明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是審慎明智的。此外的莊子佚文，^①應該有之不為多，無之不為少。司馬遷謂「空語無事實」，陸德明謂「言多詭誕」，郭象謂「辭氣鄙背，竟無深奧，而徒難知，以

① 南宋王應麟撰困學紀聞卷十莊子佚篇39條，清孫馮翼、茆泮林撰莊子逸語（司馬彪注）15條，王叔岷撰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清馬其昶撰莊子故卷八逸篇65條，民國馬敘倫撰莊子義證附錄莊子佚文128條，王叔岷撰莊子校詮附錄莊子佚文176條，共計三千餘字。

困後蒙」，則無之又何足遺憾？司馬遷謂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莊子亦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外物）則又何必在乎言多言少？

莊子爲戰國時人，生活於公元前三百年前後，莊子一書傳鈔至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時，已經有近九百年的歷史。唐顏師古（581-645）在漢書敘例中說：「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累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遞忘返，穢濫實多。」莊子一書比漢書更古老，其中的「穢濫」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賴有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兩千三百多年後的我們尚能有幸得見莊子的舊文古字。

陸德明的莊子音義，除了對莊子正文和郭象注文作音義之外，還包含了莊子文本的校勘記。莊子音義正文的莊子原文，應該是陸德明校勘當時世傳莊子眾本的結果，注文中對各版本的文字不同作有校勘記，如：「蚤：音早，司馬本作蚤，音文，今郭本亦有作蚤者。」「魏瑩：郭本作瑩，音瑩磨之瑩，今本多作瑩，乙耕反。」「眞僞：一本作眞詭，崔本作眞然。」「而水飲：元嘉本作飲水。」還有他自己的校勘意見，如：「陸：跳也，字書作驪。」「无欲清：七性反，字宜從彳。從彳者，假借也。清，涼也。」陸德明的莊子音義中保存了六朝、隋、初唐所流傳的莊子舊文，這對於

探究莊子原文的真相，具有非常重大的價值。

①山木：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釋文：「見心」，賢遍反。

○成玄英疏：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

○莊子校詮：吳汝綸曰：「剖」字蓋衍。釋文出「見心」兩字。」案：世德堂本釋文作「見，賢遍反」，無「心」字，則心字蓋涉正文而衍，恐非正文衍剖字也。（p150）

需要說明的是，世德堂本無「心」字，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刻本南華真經之釋文亦一樣，祇出直接注音之字，不重出正文已明的上下文文字。釋文單行本必要明上下文，皆作「見心」，無一例外。雖然盜跖亦作「比干剖心」，但此處文字，據釋文「見：賢遍反」，可知陸德明所見眾本必作「見心」，而不可能作「見剖心」，因為「見剖心」之「見」字不讀「賢遍反」（音現）！「見」用在動詞前表示被動，讀「如字」，即其本音。

②達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桮。

○郭象注：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

○釋文：「工倕」，音垂，又音睡。「旋而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音雞。司馬本矩作瞿，云：旋，圓也；瞿，句也。倕工巧，任規以見爲圓，覆蓋其句指，不以施度也，是與化之物，不以

心稽留也。

郭象注的說法與莊子原意不合，既然「指與物化」，就不可能「猶任規矩」，以工倕之巧，根本無需借助於規矩之類的工具，就能做出方圓完全合乎規矩的器物。還有一個問題，這裏「旋」解釋作圓轉，則「蓋規」可以理解，如達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但「矩」字就顯得多餘，如馬蹄所言：「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釋文和敦煌古鈔本都作「蓋矩」，無「規」字，則莊子原文作「蓋矩」當可無疑。爾雅釋詁：「矩，法也。」則「蓋矩」義為「合法」也。郭象注是「增字解經」，司馬彪注是「曲爲之說」。王引之謂：「經典之文，自有本訓，得其本訓，則文義適相符合，不煩言而已解；失其本訓而強爲之說，則阢隍不安，乃於文句之間增字以足之，多方遷就而後得申其說，此強經以就我，而究非經之本義也。」^①

③在宥：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郭象注：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釋文：「縣而天」，音玄，向本無而字，云：希高慕遠，故曰縣天。

○敦煌音義：「其動也縣」，郭音懸。「天」，李頤曰：懸，著也。司馬曰：希高慕遠，故曰懸天。

①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二通說下「增字解經」，世界書局，1975年，第775頁。

此處作「縣而天」，著實讓人費解！由釋文及敦煌古鈔本莊子音義可知，向秀注本、郭象注本和司馬彪注本作「縣天」，無「而」字。寓言「无所縣其罪乎」，釋文曰：「縣：係也。」縣天，語同「懸空」，懸挂於天空，猶如日月之經天，萬目共睹，眾所周知也。細味前文言「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此言「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天」，其義完全相符，於此可明莊子原文必作「縣天」。正是因為上文作「淵而靜」，故增「而」字作「縣而天」，以與上文的句法一律，因而致誤。陸德明之莊子音義正文雖不可全信，但注文校勘記中保存的舊文，確實是最難能可貴的資料。

④在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

○釋文：「有宋」，國名；本作宗者，非。

仔細探究陸德明之所以說「本作宗者，非」，原因在於他認為「宗」不是國名。

○齊物論：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

○釋文：「宗膾」，徐古外反。「胥」，息徐反，華胥國。「敖」，徐五高反。司馬云：宗膾、胥、敖，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

據崔譔注，宗就是國名，然而陸德明以宗膾為國名，故以為非。其實「宗」是否為國名並不重要，關鍵正如吳汝倫所說的：「作『宋』者非。扶搖、有宗，皆寓言，非實地。」若作「有宋」，則落於實地，就索然寡味了。

⑤徐无鬼：九方歎曰：「梱也爲祥。……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釋文：「渠公」，或云，渠公，齊之富室，爲街正，買梱自代，終身食肉至死。一云，渠公，屠者，與梱君臣，同食肉也。

最後兩句，看似易懂，其實非常難以理解。據釋文所引之注，渠公或爲街正，或爲屠者，非國君，與九方歎所說「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不符。宣穎以爲：「渠公，當是齊君，或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當君門之街爲闔者也。」前說有理，但後說亦與九方歎所說不符。爲闔者，就「爲祥」，就能「與國君同食」了嗎？以上諸解，都是牽強難通的。以上所引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並非全文，此下還有校勘記：

○釋文：「之街」，音佳；一本作術。「然身食肉終」，本或作身肉食者，誤。

敦煌古鈔本作「然身食肉終」，與釋文正文同，但自宋刻本以下皆較釋文正文多一「而」字，英藏敦煌古鈔本則作「終身食肉而終」。釋文的校勘記及敦煌鈔本顯示莊子舊文沒有「而」字，但作「而終」，文句似更順暢，作「終身」又較「然身」更通順，這本身就是極大的疑點。仔細研究釋文所記載的某校本文字：「適當渠公之術，然身肉食者終。」後句看似「肉食」當作「食肉」，「者」字屬多餘，其實不然。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預注：「肉食，在

位者。」顧炎武曰知錄卷十三「正始」條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再回過來看「然身肉食者終」，其義就昭然若揭；而作「身食肉而終」，反覺索然無味，而且這個「身」字尤其顯得格格不入。

再看上句之「術」字，據說文：「術，邑中道也。街，四通道也。」段玉裁注：「邑，國也。引伸爲技術。」可知作「術」字與作「街」字，在「街道」意義上可以對等；而作「街」字，當屬顏師古所說的情況：「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累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據廣雅釋詁：「術，灋也。」禮記文王世子「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鄭玄注：「術，法也。」又禮記學記「鼓無當於五聲」，鄭玄注：「當，猶主也。」荀子正名「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楚辭九歌大司命「固人命兮有當」，文選揚雄甘泉賦「伏鉤陳使當兵」，各注皆謂：「當，主也。」則「適當渠公之術，然身肉食者終」，大意謂，梱被賣到齊國，在渠公的邑國任主管法律的臣，後來可能另任他職，然終其一生，一直在位，故能與國君同食，完全應驗了九方歎的相術：「梱也爲祥。……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若依「淺俗」之「街」字作解，就是百般巧說亦難通。莊子原文難以理解，此或其中之一因歟？若非陸德明之莊子音義保存舊文

古字，蘊蘊千古之莊子文義豈能大白於天下？

三、莊子原文的探究：南華真經闕誤

自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以來，莊子文本又經過了三百多年的流傳，至北宋碧虛子陳景元，在完成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後，「復將中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1007）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這個彙校了當時世傳九種版本所作的校勘記，保存了流傳至北宋時期的莊子舊文字，對於探究莊子原文的真相，亦具有重大價值。

宋眞宗崇信道教，曾下「中書門下牒」：「莊子並釋文牒。奉敕：莊周云玄理，歸於沖寬。郭象爲注義，造於精微。既廣玄風，實資至治。朕仰崇古道，俯勸蒸民。言念此書，盛行於世，尚多踳駁，已命校讎，將永煥於縑緗，宜特滋於雕鏤。牒至準敕故牒。景德三年八月五日牒。」^①因此這個景德四年國子監本實際上是官方校定本，陳景元以之爲底本，則闕誤正文爲官方校定之文，就未必是可信的莊子原文，闕誤所載的異文，亦祇是少數版本的情況，而且大多有竄改原文

① 日本松崎慊堂舊藏秘府舊鈔南華真經注疏解經三十三卷本卷首，亦見於日本島田翰：漢籍善本考（即古文舊書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232-233頁。

的痕迹，反倒是校勘記中申明的「舊闕」「舊作」，恰恰就是最可靠的莊子原文。

①人間世：有而爲，其易邪？易之者，睭天不宜。」

○闕誤：「有心而爲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闕。

○莊子補正：典案：張本「有」下有「心」字，是也。郭注「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疏「必有其心爲作，便乖心齊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是郭、成所見本並有「心」字。今據張本補。(p116)

○莊子校詮：郭注：「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案陳碧虛闕誤引張君房本「有」下有「心」字，郭注云云，郭本蓋原作「有心而爲之」。其猶豈也，其易猶豈易。(p131)

需要說明的是，莊子補正和莊子校詮所引的闕誤文字，並非陳景元的南華真經闕誤，而是明代楊慎的莊子闕誤。

○楊慎莊子闕誤：「有而爲之，其易邪」，張本有下有「心」字。

楊慎的莊子闕誤係根據陳景元的闕誤而改寫，未可全信，詳見王孝魚整理本莊子集釋缺陷舉隅，此又是一例。陳景元的闕誤祇說「舊闕」，所指不明，但其章句音義卻說得非常明確：

○章句音義：「有心而爲之，其易邪」，心一之，見張君房本，舊作有而爲其易邪。

蜀刻趙諫議本、俄藏黑水城文獻影印呂觀文進莊子義宋刻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精刻

本亦皆作「有而爲」，與陳景元所見舊文完全相同。郭象注和成玄英疏都有「心」字，這是他們的理解，並不等於莊子原文一定有「心」字，「增字解經」原是他們慣常使用的方法，不足爲訓，後句的注疏最能證明這一點：

○人間世：易之者，睭天不宜。

○郭象注：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可知郭象所見原文既無「心」字，亦無「之」字。

○成玄英疏：以有爲之心而行道爲易者，睭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爲心齋也。

既然是「以有爲心齋」，可知原文必無「心」字。此可證陳景元所說的「舊闕」確爲最可靠的莊子原文。王念孫讀書雜誌荀子第八劉而獨鹿：「今案：而猶以也，謂劉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則一切糾葛皆可迎刃而解矣。

②至樂：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

○闕誤：「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郭象注：不爲而自合，故皆化。

○成玄英疏：升降災福，而萬物化生。

○莊子補正：江南古藏本是也。此以清寧生爲韻。疏「升降災福，而萬物化生」，是成氏所見

本亦有「生」字。今據江南古藏本補。(P494)

○莊子校詮亦附和其說，以「生」字「當據補」，且謂：田子方篇「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列子天瑞篇「天地合精，萬物化生」，文義並相符。(P641)

莊子此處所說「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與天道所說「无爲而萬物化」，以及道德經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爲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皆述「無爲而化」之旨，與莊子校詮引文之義實相差甚遠。據闕誤，亦祇有國子監本和江南古藏本兩種版本作「化生」，則尚有其他七種版本是沒有「生」字的，此外各種宋、元、明、清刻本亦無「生」字，而且郭象注作「不爲而自合，故皆化」，此注文各種版本皆無「生」字，則莊子原文作「萬物皆化」，又有何疑乎？成玄英把「化」解釋作「化生」，這是「增字解經」，不足爲據。

③達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闕誤：「□忘是非」：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

○成玄英疏：亦猶心懷憂戚，爲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莊子校詮：案闕誤引張君房本、文如海本並無「知」字，是也。「知忘是非」，僅知而已，是尚未能忘也。「忘是非」與上文「忘足」「忘要」一律。(P711)

然而成玄英疏作「今則知忘是非」，則成玄英所見莊子原文必有「知」字。闕誤所載其他

版本、本書所校諸宋刻本、敦煌古鈔本亦皆有「知」字，則國子監本和張、文本又何足爲憑？如果還是有人懷疑「知」字不當有，那麼試想：「去個性化」(deindividualization)之後的「忘是非」行爲，亦是莊子所說「心之適也」的表現嗎？忘足忘腰是人人共有的經驗，「忘是非」而「心之適也」的境界，體驗過嗎？那時知不知道自己「忘是非」了呢？如果不知，那與喪失「自知力」的精神病人又有何差異？

④繕性：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闕誤：「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无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本，舊闕。

○郭象注：夫无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成玄英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

○陶鴻慶謂：愚案：古逸叢書本「生」上有「知」字，是也。郭注云「任其自知」，正釋「知生」之義，蓋郭所見本未誤。^①

○莊子校詮：成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案：覆宋本「生」上有「知」字，與成疏合。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引此亦有「知」字。闕誤引張君房本「生」上有「智」字，「知」並作「智」，下同。雲笈

① 陶鴻慶：《讀諸子札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26頁。

七籤九四、說文繫傳三三引「生」上亦並有「智」字。(P563)

那麼莊子原文到底有沒有這個「智(知)」字呢？據宋陳景元闕誤記載，宋景德四年國子監本和宋張君房本作「智生」，他所見的其餘版本皆無「智(知)」字。張君房本之所以有「智」字，是因為他校勘過中太一宮本成玄英疏，成疏作：「率性而照，知生者也。」(據道藏本)他即據以校補「智」字。張君房曾受宋眞宗徵召，編纂道經總集大宋天宮寶藏四千五百六十五卷，繼而綴其精華而成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因此雲笈七籤引作「智生」完全合理。國子監本爲宋眞宗欽命之官方校定本，必當參考過張君房校本，因此作「智生」亦在情理之中。唐李善(630-689)和南唐徐鉉(920-974)，都在唐成玄英(608-)後，未必不據成玄英疏文而引入文選注和說文繫傳，更何況「古人引書，率多臆改，未必全可憑信」^①。除了以上古本之外，尚有日本室町期鈔本、近世日本萬治本和古逸叢書覆宋本作「知生」。這三個版本的最大特點是都含成玄英疏，且古逸叢書覆宋本據萬治本覆刻、萬治本據室町期鈔本重刻，因此實際上是同一版本系統。總而言之，作「智(知)生」的，僅限於成玄英疏本，但正統道藏本南華眞經注疏正文沒有這個「智(知)」字。此外如褚伯秀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及林希逸莊子庸齋口義等，注文都如成玄英

① 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例略第2頁。

疏解作「智生」，但莊子正文仍作「生而无以知爲也」，亦未說正文當作「知生」。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傷哉貧也！生而无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可爲理解本句「生而」的最好旁證。道德經第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元吳澄注：「俗人皆以有知爲智，我獨無知而愚也。」金李霖注：「流俗之人，務學作智，察見細微，智料隱匿，以爲昭昭之明。絕學之人，體道去智，物我兼忘，不生分別，故若昏也。」可見俗人亦皆有智，與「智」之生與不生有何關係？俗人用智以謀生，聖人則慧而不用，實智若愚，正是「生而无以知爲也」。國子監官方校定本和張君房校本以疏文竄改正文，正是削足適履，尤可證陳景元所說的「舊闕」「舊作」恰恰就是最可靠的莊子原文。元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序謂：「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允爲校勘古籍之圭臬！

四、類書古注諸子所引未可輕信

白居易白氏六帖、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李昉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①文選唐李善注、後漢書唐李賢注、世說新語梁劉孝標注等古注，其中有不少徵引莊子

① 可參閱何志華、朱國藩編著唐宋類書徵引莊子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董治安主編唐代四大類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的文字，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文子等諸子中有與莊子相關的文字，有人即據以校勘莊子原文。向宗魯說：「類書、古注，其所引用，恆多節省，且同經刊寫，豈獨無誤？改難就易，又所不免。自非確有據依，未容輕以改竄。」^①管錫華說：「我們通過對他書引文與原文的細緻比較考察發現，不僅類書的引文不可盡信，一般書籍的引文和注解的引文同樣都不可盡信，因為這些引文同樣都不完全忠實於原文。」^②

①刻意：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郭象注：況敢輕用其神乎？

○成玄英疏：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

北堂書鈔及太平御覽皆引作「不敢輕用」，郭象注、成玄英疏皆作「輕用」，莊子補正疑今本脫「輕」字（P438）。然而敦煌古鈔本及宋、元、明、清刻本皆無「輕」字。以理而論，「不敢輕用」何足以達到「寶之至也」的程度？唯有「不敢用也」，纔是「寶之至也」！

②徐无鬼：上忘而下畔。

○清宣穎謂：列子作「下不叛」，此處漏一「不」字也。

① 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敘例第4頁。

② 管錫華：漢語古籍校勘學，巴蜀書社，2003年，第218頁。

○章太炎謂：畔，卽今伴字。

○奚侗謂：校者因誤叛爲背叛，遂增一「不」字以成其義，失古書之真矣。所幸本書未衍「不」字，猶可研索得其故也。

○莊子校詮引以上諸說後，結云：列子「不」字，乃淺人所加。(P952)

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正作「上忘而下畔」。

③達生：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此句中之「知」字，諸書皆引作「命」字。

○淮南子泰族：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淮南子詮言：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正誣論：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

武延緒、馬敘倫、莊子補正(P508)、莊子校詮皆謂「知」當作「命」。

○郭象注：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對此，莊子校詮解釋說，「知」蓋本作「命」，由於正文「命」字已誤作「知」，後人遂據正文而改注文，而恰好養生主「公文軒」一段郭象注正作「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卽本文「知」「正作」「命」，足證此文當作「命」字無疑。(P666)

查覈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本、宋刻趙諫議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南宋本、正統道藏成玄英疏本，此句注文確實皆作「命」字。但是本書的底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精刻本，此「命」字仍作「知」字，湊巧的是，此段上文還有郭象注文，各本無一例外地作「知之所無奈何，天也」，「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則又該如何解釋？莊子正文注文作「知」字讓人難以接受，因此「知」字被竄改爲「命」字，向宗魯所謂「改難就易」，纔是合情合理的，今倒過來說「命」字譌誤作「知」字，則這種譌誤產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成玄英疏：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之何也。

則成玄英見到的本子一定是作「知」的。敦煌古鈔本作「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宋刻本亦無一例外地作「知」字。莊子原文到底怎樣，可以不言而喻矣。

話雖如此，但恐仍有人懷疑版本是否可靠，因爲心裏還是覺得原文當作「命」字。如果莊子原文作「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无奈何」，意謂我們能利用命去做一些事，祇是我們不用命去做它力所不能及的事而已。那麼要問：命是一種我們所能掌控的力量嗎？莊子書中明確說：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達生）

○吾命有在外者也。（山木）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秋水）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大宗師）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間世）

可見「命」非人力所能及，而「知」確實是我們所能掌控的力量。我們正是運用知識和智慧做我們想做的事，但人的知識和智慧終究是有局限的，有它所無能為力的地方。

○德充符：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列子力命第六：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可奈何。

可見「命」正是「知之所无可奈何」，因此說：「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可奈何。」

④徐无鬼：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此「謂」字，眾口一辭當作「諱」。

○闕誤：「可不諱云」，見江南李氏本，舊作謂。

○褚伯秀曰：從列子「謂」作「諱」為當。

○奚侗曰：「謂」當作「諱」。管子戒篇：「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小稱篇：「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張湛注：「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呂覽貴公篇：「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文各小異而義則同，皆

可爲「謂」當作「諱」之證。

○莊子補正：典案：奚校是也。(p675)

○莊子校詮：奚氏謂「謂當作諱」，是也。(p951)

言之鑿鑿，似無可置疑。但是牽一髮則動全身，引出連帶的問題。

○王引之謂：家大人曰：「云」，猶「如」也，「如」與「或」義相近。列子力命篇曰：「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諱」，今本「不可」誤作「可不」，莊子徐無鬼篇亦誤，今據張湛注乙正。「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言「如至於大病」也。^①

句讀亦有問題，或至「可不謂」絕句，或至「可不謂云」絕句。然而據說文解字：「謂，報也。」

段玉裁注：「蓋刑與罪相當謂之報，引伸之，凡論人論事得其實謂之報。謂者，論人論事得其實也。亦有借爲曰字者。」禮記表記「瑕不謂矣」，鄭玄注：「謂，猶告也。」漢書江都易王非傳「歸以吾言謂而王」，顏師古注：「謂，告也。」以上眾論皆以「謂」作「曰」解，因「未能通，意有所疑」而竄改原文，遂引發連鎖反應。以「謂」字本義解，「可不」改作「不可」顯然不通，「云」訓作「如」亦爲辯言強詞。舊文古字，信乎不可妄改也！

①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岳麓書社，1982年，第59頁。

五、前人校勘意見僅供參考^①

莊子一書，古今學者多有校勘，有人竟以句法不一律爲由，隨意增刪原文。其實莊子書中句法不一律的情況非常普遍。

①庚桑楚：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
中間一句多一「不」字，句法就很不一律。

○郭象注：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億度之謂。
則顯然原文有此「不」字，眾本無一例外。

②庚桑楚：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鱖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鸇狐爲之祥。

以句法而論，「陵」字爲多餘，然而釋文就作「步仞之丘陵」，諸宋刻本亦然。

③讓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則利輕。」

○馬敘倫謂：「利輕」，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作「輕利」，當從之。成玄英疏

① 可參閱方勇 莊子纂要，學苑出版社，2012年。王叔岷：莊子校詮，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中華書局，2007年。

曰「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是成本亦作「輕利」。

○莊子校詮亦謂：案：成本「利輕」蓋本作「輕利」，「重生」與「輕利」對言。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作「輕利」，文子下德篇同。今本誤倒。(P1147)

○釋文：「重生」，李云：重存生之道者，則名利輕，輕則易絕矣。

○成玄英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據釋文及完整的成玄英疏，莊子原文顯然作「利輕」。高山寺古鈔本及眾宋刻本皆作「利輕」。莊子原文到底作「利輕」還是「輕利」，可以不言而喻矣。

④盜跖：病瘦、死喪、憂患。

○王念孫曰：「瘦」當爲「瘠」字之誤。瘠亦病也。病瘠爲一類，死喪爲一類，憂患爲一類。

○釋文：「瘦」，色又反。

唐馬總意林所引莊子此句正作「瘠」字，可爲其證。仔細想來，「瘦」字當是人人皆知的平常字，但此處陸德明爲之注音，著實反常。陸德明是明辨「瘦」「瘠」二字的。爾雅釋訓：「瘠瘠，病也。」陸德明有釋文：「瘠瘠：羊主反，又羊朱反，本今作庾庾。」馬總(806-820)在陸德明(650-630)後，而意林係據南朝梁庾仲容(475-530)子鈔增刪而成，或許子鈔所引莊子此句已作「瘠」字，爲陸德明注意到，因此陸德明特地爲這個常見的「瘦」字加了注音，以免兩字混淆。據說文：「瘦，臞

也，从疒，安聲。所又切。」段玉裁注：「肉部曰：『臞，少肉也。今字作瘦。』瘦字從疒，說文：『疒，倚也，人有疾痛，象倚箸之形。』可知『瘦』乃是一種病，何得謂『病瘦』不屬同類？瘦字本作瘦，與瘵字根本不可能相混。說文無『瘵』字，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瘵死獄中」，唐顏師古注：「蘇林曰：『瘵，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瘵。』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瘵。』師古曰：『瘵，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瘵音庾，字或作瘡，其音亦同。』盜跖謂：『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瘵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此處若作『瘵』字，義爲『囚徒病』，雖曰『病瘵爲一類』，但於上下文義究竟是否契合，讀者當自有判斷。

⑤大宗師：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俞樾說：「捐」字誤。

○武延緒說：「捐」乃「損」字之譌，與下句「助」字反對。

○盧文弨曰：今書「捐」作「損」。不以心損道，猶言不以心害道也。

○朱桂曜說：「捐」蓋「損」之壞字。則陽篇郭注「損其名也」，釋文：「損，本亦作捐。」

○莊子校詮：朱以「捐」爲「損」之壞字，史記賈誼列傳索隱引此文正作「損」。「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一損一助，相對而言。捐與損義亦相近。（P209）

若據以上諸說，似可成定論。然而此皆臆說，未有實據。

○郭象注：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成玄英疏：捐，棄也。……捐棄虛通之道。

○釋文：「捐」，徐以全反。郭作揖，一入反。崔云：或作揖，所以行舟也。

據說文解字：「捐，棄也，與專切。損，減也，蘇本切。」玉篇：「捐，余專切，弃也。」廣韻：「捐，弃也，與專切。損，減也，傷也，蘇本切。」釋文之字或可能傳寫有誤，音則確爲「捐」字之音，則唐陸德明所見必作「捐」字無疑。字彙：「背，違也，棄也。」可知「背」與「捐棄」義完全相合，與「損害」義毫不相關，則郭象和成玄英當時所見莊子原文必作「捐」字，又何疑乎？

⑥大宗師：其心志，其容寂。

○宋趙以夫謂：「志」當作「忘」。

○宋褚伯秀說：「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

○莊子校詮：「志」爲「忘」之形誤。(p210)

以理而論，「形誤」之說確有可能，但郭象注作「所居而安爲志」，則郭象所見必不可能作「忘」字。陸德明釋文無「心志」，但有「容寂」的校記，說明陸德明所見眾本與郭象注本並無不

同，則陸德明所見亦必不可能作「忘」字。

○成玄英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能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則成玄英所見必作「志」字無疑。據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所引宋代呂惠卿、陳詳道、林疑獨、林希逸、陳景元皆以「志」字作解，說明眾注家於「志」字毫無異議；如陳景元注：「心志，一之而已。」且其闕誤中亦沒有相關的校勘記，正說明陳景元所見眾本皆毫無例外地作「志」字。

○鍾泰說：「其心志」，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也」。志謂之志，用志不分亦謂之志，實字虛用，莊子一書中屢見之。或疑其不辭，而欲改作「忘」，非也。此言「其心志」，正如消搖游言「其神凝」也。^①

⑦達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儂丈人之謂乎！

○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節引莊子膚齋口義，末尾加按語云：「凝」當是「疑」，後「削鑲」章可照。

○俞樾諸子平議卷十八謂：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鑲，鑲成，見者驚猶鬼神」，卽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湛注：「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

①鍾泰：莊子發微，駱駝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3頁。

訂正。

○蘇軾東坡題跋卷二書諸集改字：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余少時及前輩皆不敢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

○馬敘倫引蘇軾語後，接著說：尋下文「器之所以疑神者」，字正作「疑」，「疑」卽「擬度」之「擬」初文。

莊子補正(P516)、莊子校詮(P678)皆附和其說，敦煌古鈔本正作「疑」，似可成定論。然而續古逸叢書影印北宋本、蜀刻趙諫議本以及其他眾宋刻本皆作「凝」字。

○林希逸莊子膚齋口義：累丸於竿首，自一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

可見林希逸於「凝」字並無疑議。仍據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所引：

○陳景元注：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

陳景元（1024-1094）與蘇軾（1037-1101）爲同時代人，且較蘇軾年長十餘歲，其所著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及闕誤，皆無相關記載，可見他於「凝」字並無異議；且所見眾本亦無有作「疑」字者。

○成玄英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承蜩，妙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痴儂丈人之謂也。

成玄英疏可謂「凝」「疑」兩義兼具，想來成玄英當時所見的本子已有「凝」和「疑」的分歧。

成玄英對異文往往持「亦通論」「並存論」。但莊子原文必有一是，必有一非。逍遙遊說藐姑射山之神人，「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可爲此處之證：必用志不分，其神乃凝，而後纔有疑神之能事。若徑云用志不分，故妙疑神鬼，則結論似下得過快，不合情理。孔子亦必以其可爲者勉勗門人，若疑神之事，又從何處下手？豈非虛語？

⑧寓言：是爲耆艾，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于省吾說：郭注：「期，待也。」按：「以期年耆者」，文不成義。高山寺卷子本無「者」字，「年耆」二字右側各有二點，並注「來者」二字。年來、耆者，形似，耆字又涉上文耆字而譌。楊守敬云：「按：注『無以待人』，則作『來者』是。」按：楊說允矣。上言「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此言「以待來者，是非先也」，於上下文義最相符合。^①

○莊子校詮：于氏讀「而无經緯本末」爲句，文意屬上，未審。

① 于省吾：《雙劍謠諸子新證》，中華書局，2009年，第631頁。

卽謂于省吾斷句不當，理解有偏。

○莊子校詮：「以期年耆者」，當作「以期來者」，孟子滕文公篇：「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以期來者，卽「以待後之學者」之意。……「經緯本末」，似就可以不朽者言。此謂年雖先矣，如無可以不朽以待後之學者，此不足爲先也。（p1090）

從版本上考證，所有宋、元、明、清的莊子刻本都作「以期年耆者」，尤其是高山寺鈔本就作「以期年耆」，脫「者」字，而僅一個旁注作「來者」，又無任何版本上的依據，祇有郭象注與之相合，則此句文字之正誤可以不辯而明矣。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說：「鈔本來源甚早，鈔者無識，每據後出之本妄加改竄，原本之真遂失矣。此極當留意者。」前言猶在，不知此處何以忽信「鈔者無識」而「妄加改竄」的文字？于省吾謂「以期年耆者」，文不成義，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此處問題就出在郭象注上。

○郭象注：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无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這條注文與莊子文義不合，大概「來者」兩字就是根據此注而竄改正文的，正如顏師古所說：「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據注文竄改正文，本身就是一大問題。據玉篇：「期，當也。」全句大意謂：這就是說，長者，在年齡上是長了，但如果自身沒有值得讓年輕人尊重的品質，以當得起一個長者，這個年齡算是白長了。如此而言，有何「文不成義」？

⑨寓言：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故曰无言」，高山寺古鈔本作「故曰言无言」，成玄英疏正作「故曰言无言也」，莊子補正(P757)、莊子校詮(P1092)等以高山寺古鈔本爲是；一是「終身言，未嘗不言」，高山寺本無「不」字，馬敘倫、高亨、鍾泰、劉文典、王叔岷等皆以高山寺古鈔本爲是。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言。

今本皆如此標點，則第二句與第三句完全是同義重複，且第三句末還有「也」字，到底想表達甚麼意思？著實讓人莫名其妙。高山寺本無「也」字，可惜沒人在意。仔細體會前兩句，可謂句意完整，應當絕句。後兩句連讀，承上文之意，這個「也」字不能少，否則語氣不足。從版本上考證，祇有高山寺古鈔本及成玄英疏作「故曰言无言」，此外再無其他版本及旁證，南華真經注疏本亦不例外。還需要說明的是，漁父「孔子愀然」，高山寺鈔本作「孔子愀然自竦也」，成玄英疏作「自竦也」；又「見賢不尊」，高山寺鈔本「賢」作「貴」，成玄英疏作「見可貴不尊」；說劍「以幣從」，高山寺鈔本作「以幣從車」，成玄英疏作「以充從車之幣帛也」，庚桑楚「解心之謬……六者謬心也」，高山寺本「謬」作「繆」，成玄英疏：「繆，繫縛也……六者綢繆繫縛心靈者也。」以上五處，祇有高山寺鈔本與成玄英疏文相合，再無其他版本與之相合，因此可推斷高山寺鈔本係據

成玄英疏文而竄改莊子正文，不足爲據。按此處之「無言」，猶如「無爲」，作名詞看，此下之「言無言」亦猶「爲無爲」。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續古逸叢書影印北宋本、南宋蜀刻趙諫議本、呂惠卿莊子全解金刻本、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南宋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精刻本，都無一例外地作「終身言，未嘗不言」。

○莊子補正：典案：各本「未嘗」下有「不」字，蓋涉下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而衍。此以「終身言，未嘗言」，與下「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相對成義。若作「未嘗不言」，則非其指，且與下文重複矣。注「雖出吾口，皆彼言耳」，正釋「未嘗言」之義，是郭所見本作「未嘗言」。道藏白文本、注疏本、高山寺古鈔本，並無「不」字，今據刪。(P756)

○莊子校註亦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並說：「古鈔卷子本、道藏注疏本、林希逸口義本、褚伯秀義海纂微本、羅勉道循本本，皆無「不」字。文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注引同。（案：原文「天台」作「天臺」，誤，徑改。）……徐无鬼篇注：「則雖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即本此文，尤其明證。焦竑翼本以下，多刪「不」字。(P1092)

這裏有一個難題：既然這個「不」字讓人如此難以接受，爲甚麼眾多古本還是偏偏有這個「不」字？「蓋涉下文而衍」，大概鈔寫者是先鈔下句，後鈔上句，纔致「涉下文而衍」，否則如何

理解這種倒行逆施的現象？爲使前後兩語可以「相對成義」，以適合自己的理解力，便硬要刪改原有的文字，這豈不是「削足適履」？莊子說：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則陽）

怎麼可能「終身言，未嘗言」？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天地）

何以見得「終身言，未嘗言」？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徐无鬼）

又何得謂「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細思上述校勘事例，都是於原文「或未能通，意有所疑」，因而提出各種增刪改易的意見，以期「能通」原文之意。校勘意見，存疑則可。若不能通達原作的大理深義，既不相信古人，又不尊重古書，僅憑一點小學知識，以個人的主觀臆見，去判斷原文的正誤，決定異文的優劣，自以爲是而深信不疑，不知不覺地「以意刊寫」，則聰明才智之士鮮有不淪爲妄改古書之「淺人」！

究其實，莊子不能夠完全被理解，纔是正常的，既有種種客觀的因素，如古書在傳鈔過程中有誤脫衍倒等各種譌誤，又有「古今異言，方俗殊語」，以及名物典章制度禮儀風俗等相關背景之缺乏或差異，更重要的還在於主觀因素，正如莊子所說：「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

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逍遙遊）「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秋水）如果莊子人人能懂，莊子的水平境界就跟大眾差不多，莊子怎麼可能傳誦千古，我們又何必費心費力地去研讀莊子？

六、古籍校勘實非易事

古籍校對就像少兒遊戲「找不同」，然後再做小學生的「鈔寫」作業，但就這麼簡單的事，結果總是難以令人滿意。在校對過程中，形近的字，甚至上下文義亦通順的，最易忽略過去。

①應帝王：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獐之狗來藉。

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本如此，其餘眾宋本「狗」作「狗」。

○成玄英疏：獐猴以跳躍便捷，恆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

顯然成玄英以為是「狗」字，然而「獐」解釋作「狐狸」，總屬牽強，蓋沿襲天地「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疏正作：「執捉狐狸之狗，多遭係頸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但逍遙遊「今夫獐牛」，疏作：「獐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何以前後不同如此？此兩處陸德明均有釋文：「獐牛：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旄牛。」「獐：音來，李音狸，崔云旄牛也。」查說

文：「犛，彊曲毛也，可以箸起衣。犛，西南夷長髦牛也。」段玉裁注：「此牛名犛牛，音如狸。中山經：『荊山多犛牛』，郭曰：『旄牛屬。』」集韻：「犛，或作犛。」由上可知，正是因爲作「犛牛」解，顯然與後文的「狗」字說不通，成玄英便把「犛」解釋作「狐狸」。其實「狗」爲「徇」字，字彙、正字通、俗書刊誤皆謂「徇，俗作狗」，則「徇」譌作「狗」亦完全可以理解。集韻：「跑，或作徇。」說文：「跑，天寒足跑也。从足，句聲。其俱切。」段玉裁注：「跑者，句曲不伸之意。」四聲篇海：「徇，其俱切，天寒足徇，一曰不伸兒。」細察上下文義，作「獋狙之便執，犛之徇來藉」，顯然更合情合理。

②人間世：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

續古逸叢書影印南宋本作「采」，不作「采」，未見有前人指出；然而下文「五采」「設采色」「采眞」亦作「采」，而「文采」仍作「采」，顯然兩字混用。趙諫議本全書皆作「采」，無「采」字，顯然以爲是同一字。明焦竑俗書刊誤謂：「采，從爪，俗作采，非。采音辨。」而本書底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本則僅此一字作「采」。據說文解字：「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結合上下文義，「采」字實更恰當。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陸心源謂：「書貴舊本，良有以也。」

③徐无鬼：嗟乎哉，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曰遠矣！

本書底本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本如此，而眾校本「哉」作「我」，屬下句。「哉」字譌作

「我」，在古籍中亦屬常見，如天道「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古逸叢書覆宋本「哉」就作「我」。論語八佾：「郁郁乎文哉」，就被譌讀作「都都平丈我」。^①仔細體會上下文，此句作「哉」字並無不妥之處，而作「我」字恐怕有誤。

④齊物論：故昭氏之鼓琴也。

○人間世：鼓篋播精。

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南宋精刻本和續古逸叢書本皆作「鼓」，俄藏黑水城文獻影印呂觀文進莊子義宋刻本上句作「鼓」，下句作「鼓」。通觀全書，續古逸叢書本之南宋刻本，「鼓」「鼓」兩字區分明確，北宋刻本則一律作「鼓」。底本與黑水城本兩字偶有混用，其餘眾宋刻本則皆作「鼓」字。此兩字，古書多見混用，然而義實不同。據說文：「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豆，支象其手擊之也。鼓，擊鼓也。从支从豆，豆亦聲。」可知「鼓」為名詞，「鼓」為動詞，分工明確，不容混淆。

①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五：「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眾雖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為『都都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為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為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0頁。

七、句讀標點不容忽視

陸德明謂：「夫荃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經典釋文序錄序）文字是如此，句讀又何嘗不是如此？古書原無句讀，不同的理解導致對文本的不同句讀，不同的句讀和標點亦導致對文本的不同理解。

①應帝王：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這就讓人糊塗了：既然自以爲未始學，知道自己的無知，就應該留下來跟師傅好好學習，怎麼就回家去了呢？於情於理都是不妥當的，因此必須在「而歸」之前加一逗號或句號，表明這是兩件事：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是一件事，學成後回家又是另外一件事。

②在宥：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這是讀「邪」爲語助詞，十分牽強。敦煌鈔本莊子音義出「耶毗於陽」，（玉篇：「耶，俗邪字。」）注：「司馬曰：毗，助也。」顯然讀「邪」爲實詞：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淮南

子原道謂：「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喜屬陽，怒屬陰，大喜大怒皆爲過度，失陰陽之正，非正則邪，邪則有傷和氣，「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上下文順理成章。

③徐无鬼：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

○郭象注：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

○錢穆莊子纂箋引馬其昶曰：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則惡矣。」案：則「當作「斯」。」

按照郭象的說法，大家都不要去做成甚麼美事了，免得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而成惡器。至於引老子語以作證，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仔細體會，上句「則殆不成」，下文「成固有伐」，此句自然當讀作：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

凡事物之成，或美或惡，人間世所謂：「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④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自郭象以來的注家大多如此句讀，但這個讀法，四個分句被割裂成兩段，前後文義似乎不相聯屬。

○莊子補正：典案：此當以「泰初有無無」爲句，「有無名」爲句。(P342)

陸西星、姚鼐、宣穎、吳汝倫、王先謙、馬其昶等亦皆如此句讀：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但仔細探究起來，仍嫌文義前後割裂，難以貫通一氣。莊子原文當有第三種讀法：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按照字面意思解讀，四個句子節節遞進，根本無須「曲爲之說」，即可貫通一氣。

⑤繕性：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郭象注成玄英疏，皆如此句讀，但宋以來注家多刪一「俗」字，句讀作：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明焦竑莊子翼謂：「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舊解失之。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

可以復性，非惟無以徹其覆，而祇益之蔽耳。

按照焦竑的解釋，正文當讀作：「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這顯然是不通的。前既言「繕性於俗學」「滑欲於俗思」爲句，怎麼還可以把屬於上句的「俗學」和「俗思」拿來與下句連讀？

○王先謙莊子集解引蘇輿說：案：當衍一「俗」字，「學」與「思」對文。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

汙，雖學思交致，只益其蒙。宣以「俗學」「俗思」句斷，似失之。

句讀雖已指正，但按王先謙的說法，學亦無用，思亦不行，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以上論句讀，皆不離其義，且祇爲求文句對耦而刪一「俗」字，獨不思：自古以來，至陳景元闕誤所載北宋張君房始刪一「俗」字，先前的古人，包括郭象和陸德明在內，難道都不懂「耦語」，不識「贖字」？莊子於天下中明確說：「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奈何既不信莊子，又不尊重莊子！

八、莊子相關記載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①周嘗爲蒙漆園吏，^②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无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

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

① 南朝宋裴駟集解：「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唐司馬貞索隱：「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唐張守節正義：「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

② 正義：「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爲漆園吏』，卽此。按：其城古屬蒙縣。」

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①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无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无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

東漢班固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南朝陶弘景真誥卷十四稽神樞第四：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②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上補太極闡編郎。長桑卽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苟知莊生如此者，其書彌足可重矣。○真誥卷十九翼真檢第一：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宋陳景元南華真經餘事雜錄上：唐天寶手詔：昊天眷命，列祖降靈，休照之儀，存乎祖典。

① 正義：「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

② 【受其微言】 原文「受」作「授」，據宋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敘及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六莊子改。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一：「南華者，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

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等，列在真仙。體茲虛白，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絕等夷。^①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經，列子號曰沖虛真經，文子號曰通玄真經，亢倉子號曰洞靈真經。天寶元年（742）二月二十日下。

五代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十四禮儀志四：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詔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即老子）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玄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庚桑子爲洞靈真經。

九、版本詳情

◆一、李一氓、趙守儼、傅熹年輯古逸叢書三編影印之三十四南華真經南宋刻本十卷，一函五冊，晉河南郭象字子玄注，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原本藏於國家圖書館（原名北京圖書館，一九九八年底改爲現名），亦影印於方勇總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四、五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另有「中華再造善本」，全十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黃山書

① 方括號內文字，係據日本松崎慊堂舊藏室町期秘府舊鈔南華真經注疏解經三十三卷本補，「亢倉子」作「庚桑子」。

社二〇一二年影印五冊本。本書校記所引郭象注，皆以此爲準。本書以此爲「底本」。

文獻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刊登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王玉良所撰宋刻本南華真經注：「北京圖書館藏南華真經注十卷，晉郭象撰。宋刻本，一函十冊。錦函外并套有楊氏海源閣所製木書匣，上鐫「子部 宋本南華真經 十冊全 東郡宋存書室藏」等字樣。這是海源閣用木匣藏貯善本書的統一形式。此書框高22.2釐米，廣13.9釐米。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注文小字雙行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邊，紙墨精瑩，無一補版。宋諱缺筆至邁字。版心下鐫刻工姓名，計有：「俞邦、趙褒、鄧亮、吳有成、詹元、張彤、許和、餘中、宋琳、傅忠、陳祐」等。紹興十八年這批刻工曾爲荊湖北路安撫使司刻過建康實錄，由此可知此書爲南宋初年湖北地區所刻，且爲宋印本。這部書最爲可貴的是全書曾用多種現已不存的古本詳加校勘，行間眉上存有大量硃墨筆批注校點文字，非出一人之手，趙萬里先生定爲宋人手校（中國版刻圖錄）。」

此宋刻本，山東省聊城海源閣舊藏，清楊紹和楹書隅錄初編卷三記載：「宋本南華真經十卷，十冊一函。此郭象注本，乃南宋精刊，每半葉十行，行十五字，注三十字，無前賢圖記，惟擔菴一印，不識爲誰氏舊藏。每卷用朱墨筆讎校記於上方，頗極詳審，惜未署名。然紙色蒼潤，朱

墨尤古樸，當是宋雕宋印而經元、明間人契勘者也。」^①

此書後歸周叔弢收藏，其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載：「南華真經十卷，晉郭象注，宋刻本，十冊。十行十五字，小字雙行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下有刻工姓名，與建康實錄多同。眉端有宋人朱墨批校。有功甫借觀，開卷一樂，宋本、汪士鍾印等印。後歸楊氏海源閣。楹書隅錄卷三著錄。見書影十四。」^②

傅增湘（字沅叔）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十載：「南華真經十卷，晉郭象注，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五字，注雙行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記刊工姓名，與鄂本建康實錄有同者。書眉有南宋人批。海源閣書，見于津門。」^③

此宋刻本，有墨書眉批音義（義極少）和校勘記，朱墨眉批分章篇目（至讓王止），正文中有朱墨標出分章、句讀及表示校勘文字的記號，係據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和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及章句餘事（分章篇目和闕誤）。然而朱墨眉批字與墨書字體不同，似朱墨眉批分章篇目者爲一人，而其餘皆另一人所爲。

① 清楊紹和：楹書隅錄初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26冊，第659頁。

② 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冀淑英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6頁。

③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中華書局，1983年，第900頁。

◆二、民國張元濟輯續古逸叢書本南華真經十卷，晉河南郭象子玄注，上海涵芬樓（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二年。卷一至卷六（至樂第十八）爲南宋刊本，有唐陸德明音義。卷七（達生第十九）至卷十爲北宋刊本，無陸德明音義。簡稱「續古逸本」。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載：「南北宋刊配合之南華真經，則得之荊州田氏。……卷首郭象序，次目錄。前六卷，首行題書名、卷第幾，次行題郭象子玄注，陸德明音義，三行題莊子某篇篇名第幾。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小注雙行，行二十四字，四周雙闌，闌外有耳，記篇名。版心細黑口，書名署莊幾，雙魚尾，上記字數，然甚少。版匡高標準尺二十寸（二〇〇毫米），廣二十五寸八分（二五八毫米）。宋諱避至慎字，審其字體，可定爲南宋建陽（福建）坊刻。後四卷，首行與前六卷同，次行接莊子某篇第幾，下空二字，題郭象注，無陸德明音義。半葉十行，行十六七字，小注雙行，行二十四五字，左右雙闌。版心白口，書名署莊子幾，單魚尾，下記刻工姓名，僅有金仲、唐用、王榮、金宣、楊文、劉榮、毛仙、劉青、金青、陳中諸人。版匡視前六卷高增一寸三分（二三毫米），廣增四寸二分（三〇〇毫米）。宋諱避至恒字，蓋爲北宋早年刊本。至刻於何地，殊難臆定。是書來自東瀛。彼國讀者以片假名雜注行間，不無疵類。然在吾國中，從未著錄，雖有胖合，亦

物罕見珍已。」^①

◆三、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子部道家類記載：「南華真經注疏（莊子注疏），殘存五卷（卷一、七——〇），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宋刊。」^②此殘本五卷，缺養生主第三至至樂第十八，影印於嚴靈峰輯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第二十至二十一冊（缺佚部分以正統道藏本補充），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簡稱「靜嘉堂本」。

據嚴紹璁 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記實之八在靜嘉堂文庫訪國寶記載：「南宋寧宗年間刊本南華真經注疏（殘本）五卷（日本重要文化財）。此本（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 南華真經注疏，又名莊子注疏，清人編纂四庫全書時未能著錄。靜嘉堂文庫所藏此書，為中世紀時代日本金澤文庫舊藏。卷前有南華真經疏序，第四葉係寫補，題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次有南華真經序，第一葉係寫補，題河南郭象子玄撰。是書全十卷。此本今存卷一、卷七至卷十，存卷中有多葉寫補。卷中避宋諱，凡玄縣懸殷匡恒貞徵樹讓桓完慎郭廓等字皆缺筆。此本為蝴蝶裝，每半葉有界八行，行十五字，注文雙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高二六毫米，寬一六五毫米）。雙黑魚

① 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張人鳳編，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44頁，第642頁。

② 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靜嘉堂文庫編纂兼發行，日本昭和五年（1930），第605頁。日本河田熊編靜嘉堂祕籍志大正六年（1917）刻本未見記載南華真經注疏。

尾，有耳格記篇名。版心記大小字數，並有刻工姓名，如方文、杜寄、陳文、呈文、藍文、李慶、李信、劉生、劉聰、劉丙、劉炳、何開、葛文、余亨、葉琪等。是書原係日本金澤文庫舊藏，後從文庫中散出，歸新見正路，後又依次歸於向山榮五郎、竹添光鴻、松方正方，最後流入靜嘉堂中。卷中有金澤文庫、賜蘆文庫、向黃邨珍藏印、寶宋閣珍賞、松方文庫、島田翰讀書記、新見旂山舊藏書、竹添井井舊藏書等印記。卷中有清光緒九年楊守敬手識文，又有清光緒十年黎庶昌手識文。此本被刻入古逸叢書時，當時尚存卷二及卷三（凡二十二葉），今已逸失。……此本已被日本文化財審議委員會確認為日本重要文化財。」^①

據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之經籍訪古志記載：「南華真經注疏十卷，宋槧本，賜蘆文庫藏。缺三至六凡四卷。首有成玄英、郭象二序，每卷首題南華真經注疏卷第幾，莊子某篇某第幾，郭象注，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每半板八行，行十五字，注疏並雙行廿字。每注末圈子內大書「疏」字以界。注文界長七寸五分，幅五寸五分。板心上方雙行記大小字數，下記剗削姓氏。格外標題篇名，字畫端正，宋槧之佳者。此本裝為粘葉，卷首有金澤文庫火前印。按是書通行坊本，訛謬甚多，澀江抽齋曾從道藏中所收本校訂之，後更得此本校過，文字異同，正與道藏本符，知藏本

① 嚴紹璽：《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蹤記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1頁。

亦原宋本，則此本之缺，當以藏本補錄也。」^①

日本島田翰《漢籍善本考》亦有相關記載：「宋槧本十卷，今所存十之六。……郭序序首至『蹈其大』，成序『匠成』以下，及卷一卷首至『疏爾雅』二張，並係補鈔，蓋亦依宋本影錄者。」^②

此四葉文字有鈔誤：「海運則將徙南」，「徙南」當作「徙於南」；「南冥者天地也」，「地」當作「池」。需要說明的是，此本除了補鈔外，似有刊改，如田子方第二十一「吾遊心於物之初」，「心」字似為刊改而補，字間距較周圍文字緊密；達生第十九「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字顯為刊去「凝」之二點而得。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經過細緻對校發現，靜嘉堂本南華真經注疏與道藏本南華真經注疏似同出一源，兩本文字基本一致，但靜嘉堂本文字譌誤之處，道藏本多不誤，則道藏本又顯然優於靜嘉堂本。故本書校記所引成玄英疏，皆據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南華真經注疏三十五卷，郭象注，成玄英疏，道藏第十六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稱「道藏本」；參校日本室町舊鈔本。

① 澠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日本嘉永五年（1852）撰，清光緒十一年徐承祖聚珍排印本，影印於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一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339頁。

② 島田翰：《漢籍善本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2002年，第229頁。

今流傳於世的南華真經注疏，尚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松崎慊堂舊藏室町期秘府舊鈔本南華真經注疏解經三十三卷（簡稱「室町舊鈔本」）。若得此本相校，成玄英疏文本當能臻於完善）、足利學校藏室町鈔本（案：當據松崎慊堂舊藏本重鈔）、萬治四年（1661）京都中野小左衛門板行的莊子註疏三十三卷本（簡稱「萬治坊刻本」。案：當據足利學校鈔本刻印）。

◆四、南宋安仁趙諫議宅刊本南華真經十卷，晉河南郭象字子玄注，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影印於嚴靈峰輯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第十八至第十九冊，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參考民國張元濟輯四部叢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華真經之附錄莊子札記，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二年；王叔岷南宋蜀本南華真經校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一九四八年。此本於郭象注後附有黑底白字，標注其音，並極少量的義及校勘記，似據經典釋文而有靈活的變通。簡稱「趙諫議本」。

莊子札記云：「辛壬間（謂辛亥壬子）滬（上海）市出宋刻莊子，卷末有二行云：『安仁趙諫議宅刊行一樣□子』，『樣』字下一字爲人挖去。續墨客揮犀七木饅頭『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①以此例之，挖去者必爲數目字矣。趙氏所刻蓋不止莊子。玄弘殷敬竟鏡匡徵讓完構邁等字皆爲字不

① 續墨客揮犀卷七木饅頭：「木饅頭，或謂嶺外諸州刻木作饅頭狀，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樣造五十隻。」涵芬樓祕笈第一集，商務印書館，1921年。

成，知是南宋重開北宋本。所見莊子，要以此爲古矣。引陸氏釋文頗略，大抵錄音不錄義，如「逍遙遊」，祇云「逍音消，遙音搖」。北宋人刻古書，音義輒附卷後，不應莊子音義散入注下，疑南宋人所爲，趙氏原刻不爾也。趙本每葉十八行，行十五字，注倍之。予既借校於世德堂本上，又手摹一葉與繆藝風（荃孫）先生，今刻入書影者是也。^①後見雍正中沈寶硯校本，「一樣」下亦闕一字，蓋所見卽此本矣。叢刊中以世德堂本影印，復錄趙本異同如左。壬戌十月留菴居士孫毓修。」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載：「南華真經十卷」又一部，明顧氏世德堂刊本，四冊，沈寶硯校，葉文莊舊藏。沈寶硯據宋趙安仁刊本精校。全書均加句讀，脫文譌字一一以朱筆補正，卽點畫偶殊，亦摹蓋於本字之上。卷末原有「安仁趙諫議宅刊行一樣□子」印記，此並臨寫於後。

按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五字，小注倍之。猶憶民國初年，有人以趙刻原本求售，云：革命軍攻下江寧，盡掠舊家某氏所藏善本，軍中有好古者從而得之，是爲羣書之一，展轉入市，索值甚昂，正欲諧價，忽又收去，從此不可復見。想此書猶在人間，甚望其子孫世守也。雍正庚戌四月廿有五日校畢此冊。巖記。在卷三末。雍正庚戌五月，得宋本校過。時館城西王氏清蔭堂學徒敘揆，適從書賈收元版纂圖互注南華經五冊，有吾師直夫圖記，不知何年散出也。在卷六末。聖

① 書影，全稱爲宋元書景，非指上海有正書局四冊本宋元書影（別名宋元書式）。參見日本稻畑耕一郎撰宋元書景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年第4期。

清雍正庚戌夏五月望後一日，宋本校對訖。吳門寶硯居士沈巖記。安仁趙氏本覆校一過。在卷十末。^①

王文進（字晉卿）文祿堂訪書記載：「南華真經十卷，晉郭象注，宋蜀刻大字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三十字，白口，板心刊莊幾，下記刊工姓名，程小六，陳小八，張四，張八，小茲，卬成，李上，李珍，趙順，小八，小四，鄧，程，彥，亮，上，三，謝。注後音義與陸氏釋文不同，極簡略。首郭序，卷末刊「安仁趙諫議宅刊行一樣□子」，二行。宋諱避至慎字。計三百十九葉。補鈔卷三第三葉（大宗師）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至「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卷九第十四至十七葉（讓王）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至「豈可以貪爵祿而使」。有半哭半笑樓印。^②

南陵徐乃昌壬午五月夏至日所作文祿堂訪書記序中說：「辛巳（1901）夏，申江（上海）訪得宋蜀刊南華真經。其子部書籍世向認無蜀本，竟於無意中得之，如獲奇珍，雖費巨金，毫不吝惜，惟期有所供獻於藝林者。其篤學好古，一至於斯，若較諸錢聽默，當復過之。」

傅增湘一九四二年給張元濟的信中說：「歲暮，文祿王賈持趙諫議本莊子十冊來，此三十年前所求一見而不可得者。此事公當憶及之。及發函展視，乃知爲蜀刻，藝風當日未曾辨出。侍以

① 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張人鳳編，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43頁。

② 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柳向春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5頁。

蜀本罕見，此莊子尤海內孤本，竟以極高之價收之。公聞之，當爲我喜。其價大駭物聽，計當割一莊矣。新正無事，撰成題記千餘言，更題詩十首，俟錄以奉政。記館中曾收得沈寶硯手校本，侍臨過一卷，今得原書詳覈，知沈氏當日據校者正是此書，可知自清初流傳至今，只有此帙。惜藏印全行剝滅，其傳世端緒無可考耳。沈氏校本計必尚存，查燼餘目所載有小跋二段，未知此外尚有其他文字可考見否？公清暇或爲我檢視，至感。……年侍生傅增湘拜啓。壬午正月廿五日頤和園。^①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十宋蜀刻安仁趙諫議本南華真經注跋：「此南宋初蜀中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三十字，白口，左右雙闕，版心魚尾下記莊一莊二等字。每卷標題後，次行頂格標篇名，三行低七格題郭象注，注後附音釋，極簡，似取陸氏釋文而節略之，所音之字別以白文。宋諱玄弘殷讓敬匡貞完構慎，皆爲字不成，是孝宗時所梓。版心刊工姓名多殘損，可辨者有田成、張小四、張小八、程小六、李珍、趙順、李上、小茲諸人，又開、楊鄧彥亮等一字。末卷有牌子二行，文曰：『安仁趙諫議宅刊行一樣□子，』子』上一字剝去，孫毓修云：「當爲數目字」，如四子六子之類，其說近是。按莊子郭象注宋本見於著錄者，天祿前編有南宋巾箱

① 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83頁。

本，述古堂有宋本，士禮居有南宋本，皆已散佚無存。涵芬樓有北宋本四卷，南宋本六卷，已刊入續古逸叢書，海源閣有南宋精刊本，今歸周叔弢，日本靜嘉堂有八行大字本，殘存五卷。此外多爲纂圖互注本，出於閩中坊刻，不足貴也。至蜀刻本，古今藏目均未見著錄。辛亥冬，余以南北議和，留滯上海，曾見沈寶硯巖手校宋本，所據爲安仁趙諫議本，嗣歸於涵芬樓，余假出臨校於世德堂本，未得終卷而罷。然緣此知莊子自世傳數本外，又有趙諫議本矣。壬子春，聞有宋刻莊子出於滬肆，亟訪藝風老人詢之，云正是趙諫議本，以倉卒寓目，祇影寫首葉存之，卽後印入宋元書影者是也。余遣人四索，渺然無蹤，悵惘彌日。後乃知此書出秣陵張幼樵家，以兵亂散出。幼樵之書多得之外舅朱子清宗丞，宗丞久官京、曹，日遊廠肆，怡府藏書散出時，多獲古本祕籍，此或卽其中之一鱗耶？旋聞此書歸於秦中某君，嚴扃深鎖，祕不示人。近歲主人遠遊，筦鑰偶疏，流出坊肆，爲文祿堂王晉卿所得，遍走南方豪商貴仕之門，咸未得當，乃攜之北還，迫及歲除，囊書相示，披函展玩，心目爲開。觀其字體堅勁，鐫工樸厚，望而辨爲蜀刻。然此書歷經沈寶硯之手勘，繆藝風之影摹，皆親見原本，而未嘗述及，可知鑑別之未易言也。余自丁丑以來，意興牢落，久無訪古搜奇之念，今忽覩異書，不免怦怦心動。……今是書卷帙完善，楮墨精良，既爲人士必讀之編，更屬生平未見之本，傾城傾國，絕代未易再逢，楚弓楚得，情誼何容恕置？明知舉之將力窮於絕贖，設使縱之必悔失於交臂，審慮徘徊，情難自己，遂毅然舉

債收之，視唐人所謂『十金易一字，百金易一編』者，殆有過焉。昔劉彥和云：『王充翫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余於此書，雖負割莊之累，而忽增鎮庫之珍，亦可以藉此解嘲矣。……至卷尾木記所題『安仁趙諫議』者，頗難考證。繆藝風謂爲北宋趙文定安仁所刊，未爲審確。安仁乃文定之名，以人名列於官資之上，文字中向無此例。余考之地志，安仁爲臨邛郡屬縣名，卽今之大邑也。惟趙諫議爲何人，苦無明證。……惟此書以異本孤行，古今簿錄未見標稱，各卷鈐章概經剋滅，以致流傳端緒渺無可徵，略可援據者惟沈寶硯校本一事。檢沈氏原本，署『雍正八年庚戌夏五月望後一日宋本校對訖』，第不詳宋本得之何人，其錄卷末木記『一樣』下亦空一字，是沈氏所見亦卽此本。以此推之，數百年來傳世者祇存此帙，非更有二本也。……是『書』雖刊於南渡，而其源仍出北宋善本，較閩中刻本及纂圖互注坊本，大有霄壤之判矣。俟筆墨少閒，當詳勘一通，撰爲校記，庶與孫君臨本互相參證，或可補其闕遺也。歲在壬午暮春，江安屬四川省傅增湘識於抱蜀廬。又按：孫君毓修曾據沈寶硯校本錄其異同，爲校記一卷，附於世德堂本後，訂正殆數百事。^①

王叔岷校記說：『蜀本南華真經十卷，南宋初刊本也。半葉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行三十

① 傅增湘：『藏園羣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12-515頁。趙諫議本卷十末有傅增湘手識跋全文，文字略有不同。

字。卷末有牌子二行云：「安仁趙諫議宅一樣口字」。（案：原文「宅」作「宇」，徑改。）「子」上挖去一字，乃江安傅沅叔先生舊藏，三十六年夏，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宋諱玄弘殷匡貞構慎，皆爲字不成。沅叔先生跋語，斷爲孝宗時所梓，是也。惟謂「讓敬完三字亦並爲字不成」，則失檢。全書三字無一缺筆者。字體古勁，閱之驩然。所惜者，卷九讓王篇缺十四至十七四葉，不知何人鈔世德堂本以補之，最爲無識。沅叔先生謂「是書卷帙完善」，蓋未詳加翻檢耳。孫毓修所校趙諫議本，此四葉未脫，觀其校記可知；惟所見是否卽此本，未敢輕斷，因其字句間亦稍有出入。如此本德充符篇「汜若而辭」，孫氏謂趙本無「而」字；在宥篇「僂僂乎歸矣」，孫氏謂趙本「僂作「仙」；天地篇「而南望還歸」，孫氏謂趙本「還」作「旋」；天運篇「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孫氏謂趙本「傑」下重一「傑」字；山木篇「是以免於患」，孫氏謂趙本「患」作「意」；庚桑楚篇「簡髮而櫛」，孫氏謂趙本「櫛」作「櫛」；讓王篇「顏回釋菜」，孫氏謂趙本「釋」作「擇」；列御寇篇「萬物爲齋送」，孫氏謂趙本「齋」作「齋」；皆與此本異。孫氏所校，恐有脫略。茲據續古逸叢書影宋刊本詳加比勘，撰爲校記。卷七以下，大都與北宋本合，沅叔先生謂：「是書雖刊於南渡，而其源仍出北宋善本」，是也。」

由上述文獻可知，張元濟輯四部叢刊之所以影印明世德堂本 南華真經，而不影印更爲罕見珍貴的南宋蜀刻趙諫議本，僅附錄孫毓修所撰此兩種版本之校勘記莊子札記，是因爲張元濟和

孫毓修僅見過此宋刻趙諫議本，根本無緣得到，他們得到的是經清沈寶硯（沈巖）據宋刻趙諫議本用朱筆精心校改過的明世德堂刊本南華真經；莊子札記係孫毓修鈔錄沈寶硯校改的文字而成，繆藝風親見趙諫議本，但「以倉卒寓目，祇影寫首葉存之」而已，影摹首葉的是繆藝風，而非孫毓修。沈寶硯所見宋刻安仁趙氏本即是今趙諫議本。然莊子札記中尚有一些文字與今趙諫議本不同，蓋係沈寶硯據趙本校對之先，已用別本校勘過，觀其所留跋語可知。

◆五、李德範輯敦煌道藏，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一九九九年；英藏敦煌文獻，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俄藏敦煌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日本寺岡龍含敦煌本郭象注南華真經輯影，福井漢文學會，一九六〇年；敦煌秘笈第一冊，杏雨書屋編，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二〇〇九年。參考寺岡龍含敦煌本郭象注莊子南華真經校勘記，福井漢文學會，一九六一年。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圓籙在甘肅省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由於種種原因，大量藏經隨著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而流傳到海外，形成了「敦煌學」。敦煌藏經洞出土的莊子或南華真經殘卷爲：

逍遙遊品第一（P3204），殘篇一章。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起「故夫智効一官」，至「彼且

惡乎待哉」止。不諱世字。

大宗師品第六 (P2563)，殘篇一章。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起「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至「得也」。然「止，末尾上右三行文字有殘缺。不諱世字。

肱篋品第十 (S.796)，殘篇一章。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起「毀絕鈎繩」，至「啍啍已乱天下矣」止。不諱世民治字。

天道品第十三 (S.1603)，殘篇二章。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起「吾服也恒服也」，至「古人之糟魄也已矣」止。不諱世顯字。

南華真經天運品第十四，完篇六章。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道藏未收錄。虎柄民隆字缺筆，世治顯字不缺筆。

南華真經刻意品第十五 (P2508A)，完篇一章。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世字缺筆。
南華真經達生品第十九 (S.615)，尾缺殘篇十三章。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起「達生之情者」，至「則平陸而已矣」止，末尾文字有殘缺。虎淵民世字缺筆。

山木品第廿 (P2531)，首缺殘篇九章。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起「夜行晝居，戒也」，至「安往而不愛哉」止，前部文字微有殘缺。虎淵民字缺筆，恒字不缺筆。

南華真經田子方品第廿一 (BD.14634)，前部殘篇二章，羅振玉舊藏，現藏國家圖書館。起「田

子方侍坐」，至「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止，四處文字微有殘缺。虎淵民字缺筆。(P3789)後部殘篇五章，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起「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至「而楚未始存也」止。無缺筆字。

南華真經知北遊品第廿二，完篇九章。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道藏未收錄。世字缺筆。

徐无鬼品第廿四(P2508)，殘篇四章。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起「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下殘缺)吾是以泣也」，至「是尚大不惑也」止。世民字缺筆。

外物品第廿六(S77)，前部殘篇，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起「螻蛄不得成」，至「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止。正好下接(P2688)後部殘篇，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起「兩忘而閉其所譽」，至「雖然，若是者」止。共五章。虎淵世民字缺筆。

讓王品第廿八(P4988)，殘篇三章。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起「亶父可謂能尊」，下左殘缺一角，至「餘事」止，末頁殘缺處正好可與日本杏雨書屋藏殘篇(羽019R*0208)完整拼合，至「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止，三章。後一殘篇敦煌道藏未收錄。寺岡龍含皆未校勘。世字缺筆。

漁父品第卅一(Jx00178R)，殘篇一章。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起「(上

殘缺)動於外,是所(下殘缺),其用於人理也」,至「言拜而應,得無大甚乎」止。敦煌道藏未收錄。寺岡龍含未校勘。世字缺筆。

以上凡十四篇,除標明南華真經的五篇外,其餘各篇皆未見篇名,係據內容添加,各篇章,皆另起一行書寫。郭象注。簡稱「敦煌本」。

另有(S:3395V),二頁,見英藏敦煌文獻第五冊第七十六頁,字體模糊,經仔細辨認,依次實含徐无鬼第二十四、庚桑楚第二十三、知北遊第二十二、田子方第二十一四篇文字。無缺筆字。簡稱「英藏敦煌本」。

敦煌道藏第一五三一頁至一五四一頁收錄(P295)莊子內篇第一逍遙遊至莊子外篇第十五刻意,無第五德充符(第四篇末緊接第六篇),但刻意僅一行,次行即為秋水內容,與前混合無間,凡十五篇。首頁上接列子末篇後,另起一行寫:「莊子三秩,合卅三卷,郭子玄注」,次行書:「莊子內篇第一,逍遙遊,七卷」,末尾至「吾跳梁井幹,入休缺岸,赴水則」止。世民治字缺筆,虎字不缺筆。內容似屬雜記或記憶默寫的片段。因不無校勘價值,故亦酌情收錄,簡稱「敦煌寫本」。

敦煌道藏第一五九〇頁至一五九三頁收錄(P362)駢拇第八(前缺,未見篇名)至在宥第十一(後缺)凡四篇的音義,非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另外,(P4058)收錄有天下第三十三的音義,自「雞

三足」至「鏃矢之」止，似爲陸德明之經典釋文，然有差異。稱「敦煌音義」。

以上凡標明(B)者，高精彩圖皆可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網站 (<http://gallica.bnf.fr/>) 搜索相應編號查閱。另外，凡S. PBD. 均可於國際敦煌項目網站 (<http://idpnlc.cn/>) 查閱。

◆六、日本高山寺藏莊子古鈔本七卷七篇，晉郭象注，日本昭和七年(1932)，東方文化學院影印本，又影印於嚴靈峰輯無求備齋老列莊三子集成補編第五十四冊，臺北成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參考日本狩野直喜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東方文化學院排印本，昭和七年；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一九五〇年。京都高尾高山寺所藏舊鈔卷子本莊子郭象注，現存：莊子雜篇庚桑第廿三，莊子雜篇外物第廿六，莊子雜篇寓言第廿七，莊子雜篇讓王第廿八，莊子雜篇說劍第卅，莊子雜篇漁父第卅一，莊子雜篇天下第卅三，凡七篇。此古鈔本曾經後人塗改、補筆、補字，今祇校原本；若原本有明顯闕誤或義不可通者，則酌情出校記。簡稱「高山寺本」。

日本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記載：「莊子零本」又，舊鈔卷子本，石山寺藏，現存十五卷。每卷首題莊子某篇某第幾，郭象注，體式一與前本同。界長七寸六分，幅七八分，每行十六七字，注雙行。每卷行款字體小異，標背有弘世押字家本等字。是本，往歲小島學古入京時展閱一過，後得傳錄雜篇庚桑楚第廿三、外物第廿六、寓言第廿七凡三卷，餘卷未見。按以上

二本，皆就李唐舊本傳錄者，文字異同，校之今本，當據以校訂其誤者不尠，間或與陸氏所依本合。如「庚桑第廿三」，無「楚」字，「吾洒然異之」，「灑」作「洒」，「天道已行矣」，「大」作「天」之類是也。又按，是書卷數，隋志稱「三十卷，目一卷」，梁七錄「三十三卷」，釋文序錄「三十三卷三十三篇」，現在書目「三十三卷」，舊新唐志「十卷」。今此本一篇爲一卷，與七錄已下所稱合，蓋卽古本之舊裁也。其爲十卷者，宋代人併合，實非郭氏之舊。」^①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七亦記載說：「莊子郭注殘本三卷，古鈔卷子本。……余此三卷，卽小島學古所傳錄之本也。界長七寸六分，幅七八分，每行十六七字不等，注雙行。此卷字體細瘦，相其筆意，當在七八百年間，而其根源則在六朝。」

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謂：「鈔本來源甚早，鈔者無識，每據後出之本妄加改竄，原本之眞遂失矣。此極當留意者。……鈔本中已有成疏竄入，如漁父篇：「孔子愀然自竦也曰：請問何謂眞也？」自竦也」三字，乃成疏竄入正文者。其鈔寫年代，不可塙考，惟其來源，尚略可探索。檢陸德明釋文所引宋南朝之劉宋元嘉本，常與鈔本暗合……可證鈔本卽從元嘉本出。惟當留意原本，若爲改竄處所欺，則其來源不可探索矣。……唐寫本（卽敦煌本）與鈔本

① 澠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影印於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一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337頁。

最爲接近，然亦非卽同一來源，因其中尚有不同之處也。」

狩野直喜舊鈔卷子本莊子殘卷校勘記序謂：「欄上行間及標背，摘記釋文莊子音義、成玄英疏。每卷字體小異。考鈔寫年代，疑在鎌倉初期矣。……至天下篇末子玄後語，略見釋文敘錄，宋以後刻本所無，卽此一事，足稱驚人祕笈。」

郭象後語全文如下：夫學者尚（當）以成性易知爲德，不以能政（攻）異端爲貴也。然莊子閎才命世，誠多英文偉詞，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暢其弘旨，而妄竄奇說。若闕亦（奔）、意脩之首、尾（危）言、遊易（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若此之類，十分有三，或牽之令近，或迂之令誕，或似山海經，或似占夢書，或出淮南，或辯形名，而參之高韻，龍蛇並御，且辭（辭）氣鄙背，竟無深澳（奧），而徒難知，以因（困）後蒙，令沈滯失乎流，豈所求莊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令（今）唯哉（裁）取其長達致全乎大體者，爲卅三篇者（焉）。太史公曰：莊子者，名周，守（宋）蒙縣人也，曾爲漆園史（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者也。

狩野直喜謂：「右二百二字，乃郭象後語，自述其刊芟莊子，輯爲三十三篇之意也。……但鈔本此文訛奪百出，復過於他文，殆不解其故。或釋文出字至篇末注語而止，不及此文，是以唐時卷帙雖有之，讀者多不留意，傳寫之際亦致多誤，而至宋刊出，則併全文而佚之歟？今幸有此書以傳舊本體裁，又藉明敘錄所本，則其可寶貴何如也！」

王叔岷謂：「武內義雄謂此二百二字爲郭象附於書末目錄之序，狩野直喜謂此二百二字爲郭象後語，自述其刊芟莊子輯爲三十三篇之意也，岷謂此二百二字，措辭草率，不似一完整之序，當是郭象注莊子畢，偶記於篇末者。」

◆七、黃華珍編校日藏宋本莊子音義，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參校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續古逸叢書本南華真經第一至第十八篇之南宋本莊子音義；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末建刻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十卷本之莊子音義。參校經典釋文清刻本三種：通志堂本，清徐乾學、納蘭性德校刊，四部叢刊影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二年；抱經堂叢書本，清盧文弨校刊，叢書集成初編影印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參考清盧文弨經典釋文考證，抱經堂本附錄；黃焯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宋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黃華珍莊子音義研究，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今全錄經典釋文莊子音義的校勘記，及具有校勘價值的文字，視校勘需要收錄相關音義。稱「釋文」。

黃華珍在莊子音義研究中說：「僅就目前所知，我國北京圖書館所藏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是存世至今的足本的最早刻本，而其中收錄的莊子音義（以下稱北圖本）以及日本奈良天理大

學圖書館所藏宋刻本莊子音義（以下稱天理本）則是已知所在的兩種貴重古本。」

關於北圖本，黃華珍說：「收有北圖本的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原藏清宮，辛亥革命後流出內府。卷一至卷六爲北京琉璃廠藻玉堂書店所得，並于一九四六年售給北京圖書館，其餘二十四卷也于一九四九年以後成爲北京圖書館的珍貴藏本。經過一番曲折，險遭沒頂之災的稀世古籍纔得以重見天日。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分別以綫裝本和縮印本的形式影印出版。……原本全書共三十卷，二十七冊。原版版框高二〇五毫米，寬一五一毫米。全書共八百六十葉，其中莊子音義三卷，共九十三葉，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十六字或十七字，注文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二或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版心刻有莊子音義上（中、下），下方刻有刻工姓名。刻工名大體可分爲三個時期，即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及元代，因此可以明確判斷該書是（南）宋元遞修本。莊子音義部分可見南宋初期優秀刻工陳明仲、張謹、孫勉、徐政、徐杲、毛諒、陳錫、徐茂等人的姓名。從沒有發現其他兩個時期（南宋中期及元代）刻工名的實際情況來判斷，莊子音義部分當屬比較完整的南宋初期刻本。」

關於天理本，黃華珍說：「天理本，據說是二戰以後不久，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圖書館從京都彙文堂廉價購進的，一九八二年曾影印出版（古文尚書·莊子音義，天理大學出版部）。該書卷首首行刻有經典釋文卷第（墨釘），第二行刻有莊子音義上（中、下），上篇和下篇卷後刻有經典釋

文卷二十六（二十七），中篇卷後刻有經典釋文卷第（墨釘），由此可知該書是從經典釋文三十卷本抽出刊印的。原版框高二三〇毫米，寬一六〇毫米。每半葉八行十五字，注文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字。有界，白口，左右雙邊，雙魚尾。版心正中刻有莊釋（莊或釋）上（中、下），上部刻有字數，下部刻有吳元、杜奇、李信、葛文、劉生、劉聰、藍文等刻工姓名。宋諱至慎。卷末附有魏峴的以下跋文：漆園吏書，環偉諷詭，河南氏以爲知本，獨訓注增衍虛譚。余少時嘗得元英師疏，其解釋明白，不穿鑿，不艱深，讀之易曉。長落宦海，書失之久，楚游復得於士友，開卷瞭然，如見故人，亟錄諸梓，以廣其傳云。疆圉大困獻（丁亥）中和節壽春魏峴。」

黃華珍總結說：「根據兩書都諱至慎字的事實以及出現的刻工姓名，可以確認北圖本和天理本同是南宋刻本。北圖本係南宋初期杭州刻本，曾先後于南宋中葉和元代進行過補版，根據所蓋朱印還可考知該書原藏于元、明、清三朝宮中。至于天理本，長澤先生在引用魏峴跋文後曾作了如下敘述：「據此丁亥魏峴的跋文中記載，其年少時曾喜愛南華真經注疏的解釋易懂，因久爲官宦，書終遺失，不久前在友人處重見此書，故喜而上梓，那麼這本莊子音義是南華真經注疏（現藏于靜嘉堂文庫）的附刻本。跋文年號丁亥有孝宗乾道三年和理宗寶慶三年（1227），因注疏本缺筆至郭廓，故不得不取後者。音義中雖缺慎不缺惇郭鶉，但這不成爲問題。既然慎又缺又不缺，其他諱字亦然。」」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註解傳述人：莊子者，姓莊，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國蒙縣人也。

六國時，爲梁漆園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李頤云：與齊愍王同時。齊、楚嘗聘以爲相，不應。時人皆尚遊說，莊生獨高尚其事，優遊自得，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萬言，^①以逍遙自然無爲齊物而已，大抵皆寓言，歸之於理，不可案文責也。然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奔、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卽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竝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徐仙民、李弘範作音，皆依郭本，以郭爲主。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內篇七，外篇二十。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爲音三卷。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紹統，河內人，晉祕書監；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爲音三卷。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內人，晉太傅主簿；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爲音三卷。李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

①【萬言】清刻本「萬」作「萬」。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景萬，蟲也。」清段玉裁注：「謂蟲名也。段借爲十千數名，而十千無正字，遂久段不歸，學者昧其本義矣。唐人十千作萬，故廣韻萬與萬別。」唐張參五經文字：「萬，蟲也，象形。今以爲十千之萬。」

景真，潁川襄城人，晉丞相參軍，自號玄道子；一作三十五篇，爲音一卷。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王叔之義疏，三卷：字穆□，琅邪人，宋處士，亦作注。李軌音，一卷。徐邈音，三卷。

經典釋文序錄條例：唯孝經童蒙始學，老子眾本多乖，是以二書特紀全句。……至於莊

子，^①讀學者稀，故于此書，微爲詳悉。……文字音訓，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注者自讀，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便卽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堪互用，義可竝行，或字有多音，眾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氏姓，以相甄識。義乖於經，亦不悉記。其或音、一音者，蓋出於淺近，示傳聞見，覽者察其哀焉。^②然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燄」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乘」，許叔重讀「皿」爲「猛」，若斯之儔，今亦存之音內，旣不敢遺舊，且欲俟之來哲。書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爲音，更令學者疑昧。余今所撰，務從易識，援引眾訓，讀者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典籍之文，雖夫子刪定，子思讀詩，師資已別，而況其餘乎？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戰國交爭，儒術用息，秦

① 【至於莊子】

宋元遞修本及清刻本「莊子」皆作「莊老」，據上下文義改。

② 【察其哀焉】

通志堂本同，抱經堂本四庫本「哀」作「衷」。

皇滅學，加以坑焚，先聖之風埽地盡矣。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後，經術大隆，然承秦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踳駁非一。……班固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弊，此學者之大患也。」誠哉是言！余既撰音，須定紕謬。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經藉文字相承已久，^①至如悅字作說，閑字爲閒，智但作知，汝止爲女，若此之類，今竝依舊音之。然音書之體，本在假借，或經中過多，或尋文易了，則翻音正字以辯借音，各於經內求之，自然可見。其兩音之者，恐人惑故也。……今皆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

◆八、宋碧虛子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十四卷，南華真經章句餘事（內含分章篇目和闕誤）一卷，明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習字號及聽字號上，見道藏第十五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參校清錢熙祚校梓守山閣刻本，明焦竑莊子翼（明萬曆戊子年刻本）附錄莊子闕誤，清蔣氏慎脩書屋校印金陵叢書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參考明楊

①

【相承已久】

宋元遞修本「久」作「又」，據清刻本改。

慎莊子闕誤，焦竑編、顧起元校升庵外集明刊本，影印於嚴靈峰輯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第三冊，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四年。南華真經章句音義今祇取其中的校勘記和句讀，簡稱「章句音義」。

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敘曰：「書成，嘗數其正經，得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言，合馬遷之所記，十亡其四矣。復將中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1007）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

闕誤末載：「覽過南華真經名氏：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玄英疏，^①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②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散人劉得一注，^③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④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以上九種版本的標點，係據正統道藏本宋褚伯秀南華

①【成玄英疏】 原文「疏」作「解疏」，據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刪「解」字。○舊唐書、新唐書著錄：「莊子疏十二卷，成玄英撰。」○日本藤原佐世編見在書目著錄：「莊子疏十，西華寺法師成英撰。」

②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此下有注文：「成、文並唐道士。」

③【劉得一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注」作「本」。

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作「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註」，係一行文字，為一種版本，則非「九家」而為「八家」，誤。達生第十九的闕誤：「自為謀則取之，其所異競者何也；見張潛夫本，舊闕。」

眞經義海纂微分行列舉而確定。全錄此一卷校勘記，簡稱「闕誤」。

◆九、韓自強撰阜陽漢簡莊子，文物研究總第六輯，黃山書社，一九九〇年。參考韓自強、韓朝撰阜陽出土的莊子雜篇漢簡，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三聯書店，二〇〇〇年；臺灣許學仁撰戰國楚簡文字研究的幾個問題——讀戰國楚簡語叢四所錄莊子語暨漢墓出土莊子殘簡瑣記，東華人文學報，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二〇〇一年第三期。一九七七年，安徽省阜陽縣發掘了西漢文帝時的汝陰侯夏侯竈夫婦墓，內有莊子竹簡八支。八簡全文收錄，共七條，簡稱「阜陽漢簡」。

◆十、荊州市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一九九二年第九期。參考廖名春莊子盜跖篇探源，文史第四十五期，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一九八八年湖北省江陵張家山一三六號漢墓出土盜跖竹簡四十四支。上兩文中刊有其中兩支竹簡的照片。兩簡全文收錄，僅兩條，簡稱「張家山漢簡」。其餘四十二支竹簡至今未見。

◆十一、莊子虜齋口義十卷，釋音一卷，南宋林希逸撰，南宋咸淳五年重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影印於方勇總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二〇、二一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另有「中華再造善本」，二函十一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六月。簡稱「林希逸本」。

此宋刻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注雙行十八字，細黑口，左右雙邊，雙魚尾。卷首景定辛

酉(1261)林同序，次景定改元林經德莊子後序，次咸淳屠維荒落(己巳，1269)陳癯炎南夫序，次膚齋林希逸莊子膚齋口義發題，次景定辛酉徐霖景說跋。此本雖亦分十卷，然各分卷所含之篇目，除卷一卷二與其他宋刻本相同之外，其餘各卷皆有差異。正文無句讀，正文一大段，間以雙行注解一大段，段落之間、正文注文之間，皆不分行。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王室圖書館藏書閣有句解南華真經十卷，活字印本，未知刊刻年代。細黑口，花紋雙魚尾，四周單邊，有界，半葉十行十七字，注雙行十七字，首景定改元林經德莊子後序，次句解南華真經目錄，次李士表新添莊子十論，次膚齋林希逸句解南華真經發題，次景定辛酉徐霖景說跋，次景定辛酉林同序。篇卷同上南宋本，但正文有句讀，逐句注解，且每一分段皆另起一行。此本僅作參校之用。簡稱「句解」本。

◆十二、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殘卷十三篇(TK6)，宋呂惠卿注，收錄於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簡稱「黑水城」本。

發掘於內蒙古自治區黑水城的這個宋刻本，現存第二至第十四篇，其中祇有養生主第三、人間世第四、大宗師第六、駢拇第八、馬蹄第九、胠篋第十、天道第十三，是完篇，其餘皆有殘缺。

齊物論第二，前缺殘篇。起「解者是且暮遇之也」，至篇末。

德充符第五，中間殘缺兩處。缺「无趾曰吾唯」後，至「之而外不蕩也」前；又缺「其可以爲法也內保」後，至「者天食也」前。

應帝王第七，中間殘缺一處。缺「而遊於无有者也」後，至「吾見杜權矣」前（據圖片左上角編號，由二一跳到二三）。

在宥第十一，後缺殘篇。篇首至「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爲。不明」止，後缺。

天地第十二，前缺殘篇。起「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起始頁圖片左上角編號V3，疑編印時遺漏前二頁），至篇末。

天運第十四，後缺殘篇。篇首至「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止（文字有殘損），後缺。

傳增湘藏園羣書題記卷十跋宋本呂惠卿莊子義殘卷謂：「呂氏莊子義，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白口，左右雙闌。……標題爲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或外篇義，玄匡字缺末筆，桓慎字不缺。原本藏俄國亞細亞博物院，新寄影本貽北平圖書館，余因得見之，略爲考訂於左：考是書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云：『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父撰。』宋史藝文志作莊子解，焦氏國史經籍志作莊子注。觀此本作內篇義、外篇義，則陳氏所題正合，而宋、明二志皆失之矣。又書名上冠『呂觀文進』四字，考陳氏言，惠卿於『元豐七年先表進

內篇，其餘蓋續成之。』按元豐七年，惠卿爲河東經略使，知太原府，至紹聖中知大名府，乃加觀文殿大學士，知此書雖進於元豐，其成書付雕必在紹聖時，故追題此銜耳。其刊工古拙，於宋諱不避桓字，則北宋開版，殆無疑義。褚氏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采呂氏書，其目下注云『川本』。以余所見冊府元龜、李太白集、二百家名賢文粹諸本參之，皆字畫疏古，風氣樸厚，正與此類，則茲本爲蜀刻，或不妄也。呂氏所注尚有老子四卷，爲元豐元年知定州時所進，列入道藏『必』字號，故世多傳之。莊子義獨不見收，元、明以來又無傳刻，遍檢各家書目，惟季氏延令書目有宋刊本，題『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明文彭、吳元恭識尾』。此本今藏楊氏海源閣，攷其目錄所記，行格爲半葉十二行，每行大字二十四至二十七，小字二十八、九不等。其結銜及書名與此本迥異。楊紹和跋謂是南宋初刻本，則視此已遜一籌矣。」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收錄俄孟列夫所著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譯本），著錄：『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宋蜀刻本。蝴蝶裝，白口，版心題『莊子』，下有頁碼，或陰文，或加魚尾陽文。未染麻紙。共一〇九頁。紙幅高二十點一（釐米，下同），寬二十四點一。版框高十七，寬二十二點七，天頭二點二，地腳零點九。每半頁十行，行約十八至十九字。有小字雙行注釋。上下單邊，左右雙邊，中烏絲欄。宋體，墨色深。卷一首缺，有尾題：『莊子內篇義卷第一』。尾題左側行楷大字『茂承』。背行楷粉蝶兒詞，五行，墨色不勻。存頁二十五至二十八，共四』。

個整頁。卷二首題：「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第二」。中有分題：「養生主第三，人間世第四，德充符第五。有尾題：「莊子內篇義卷第二」。尾題左側反覆寫「茂」「茂承」等字。存頁一至二十六，頁二十八，共二十七個整頁。卷三首題：「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第三」。中有分題：「大宗師第六，應帝王第七。尾題誤刻爲「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第三」。尾題左側又寫「茂承」等字。存頁一至二十五，共二十五個整頁。卷四首題：「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第四」。中有分題：「駢拇第八，馬蹄第九，肱篋第十，在宥第十一。尾缺。存頁一至二十六，共二十六個整頁。卷五首尾缺。中有分題：「天道第十三，天運第十四。存頁三至二十七、頁二十九至三十二，共二十九個整頁。頁內天頭偶有本行疑難字楷書反切注音（或注實音），行內有墨筆校改錯刻字。有避諱缺筆字，如「玄」字缺筆，避宋太祖以上先世名諱；「匡」字缺筆，避太祖名諱；「桓」（欽宗名諱）等字不避，可見是書刊刻於北宋時。據羅福萇、傅增湘研究，呂觀文者，即時人呂惠卿。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元豐七年（1084，神宗在位），惠卿「先進內篇，其餘蓋續成之」。至紹聖中，惠卿加觀文殿大學士，乃追題此銜，成書付雕。」

◆十三、宋刻本南華真經殘卷九篇（俄TK97），晉郭象注，收錄於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二冊。簡稱「郭注黑水城本」。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收錄孟列夫所著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著錄：「TK97 南華真

經：宋刻本。蝴蝶裝，白口，版心題「上莊子八」（或九、十，以示卷序），下有頁碼。每卷頁碼另起。共二十四個整頁，四個半頁。所存爲卷第八、第九、第十之一部分。所缺爲卷第八之第一至八頁，第九頁左半，卷第九之第九頁左半，第十頁整頁，第十一頁右半，卷第十第六頁以下全缺。紙幅高二十點三（釐米，下同），寬二十五點七。版框高十七點八，寬二十三點九，天頭一點五，地腳一點一。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六至二十八字。有雙行小字注釋。上下單邊，左右雙邊，中烏絲欄。宋體，墨色有深淺。第八卷首缺。有尾題：「南華真經卷第八」。並有該卷子目：「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子目下空三字位，皆刻「郭象注」。又有第九卷首題與尾題：「南華真經卷第九」。並有該卷子目：「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寓言第二十七，讓王第二十八。佚失」，「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又有第十卷首題：「南華真經卷第十」，尾題缺。並有該卷子目：「莊子雜篇說劍第三十，漁父第三十一，列禦寇第三十二。每卷首框外右側楷書加寫本卷子目，卷中框外天頭或左側楷書加寫本頁子目。有缺筆避諱字，如「敬」字缺筆，避宋太祖祖父趙敬諱，「弘」「殷」字缺筆，避太祖父趙弘殷諱；「匡」字缺筆，避太祖趙匡胤諱，當爲宋刻，而非金刻。」

此本有書名卷第「南華真經卷第九」「南華真經卷第十」，篇名如「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郭象注」。原刻本亦有少量譌誤，如「旦」作「且」，「刺」作「刺」，「入」作「人」，讓王「未嘗得見此言也」，「見」當作「聞」，「鼓琴足以目娛」，「目」當作「自」；列禦寇「愛乎心，宰乎

神」，「愛」當作「受」；「列子提屨，跣足而走」，衍「足」字；「以友爲旨」，「友」當作「支」；「如而天者」，「天」當作「夫」；則陽「其來无止，窮无止，言之无也」，「窮」上脫「无」字；說劍「臣竊謂大王薄之」，「謂」當作「爲」。疑書中文字亦有經後人補改而致譌誤，如徐无鬼「譬之猶二覲也」，則陽「是故立山積卑而爲高」，讓王「舜以天下讓其友江人无擇，北人无擇」，說劍「王乃校劍士士曰」等。此本殘存第二十四至第三十二共九篇，其中則陽第二十五、外物第二十六、寓言第二十七、說劍第三十、漁父第三十一共五篇爲完篇。

徐无鬼第二十四，殘篇，起「曰勿己則隰朋可」，至「嗟乎我悲人之自止」，又起「而況爲大乎」至篇末。

讓王第二十八，殘篇，篇首至「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止。

盜跖第二十九，殘篇，起「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至「所謂賢士」止，此半葉殘缺左下角約三分之一，又起「骨肉不葬」至篇末。

列禦寇第三十二，殘篇，篇首至「孰協唐許」止。

◆十四、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北宋呂惠卿撰，金大定十二年（1172）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影印於方勇總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十七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另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彩色影印單行本，二〇一二年。此金刻本文字譌誤較

多，且有後人描補之失眞。凡此本獨有之明顯譌誤，不出校記。簡稱「呂惠卿本」。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程有慶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所收宋元珍籍述要：「03079 號 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金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原書十卷，舊爲海源閣藏書，楹書隅錄著錄作宋本，已故著名古籍版本專家趙萬里先生據版式及紙墨刀法，斷爲金代平水翻宋本，爲傳世孤本，後歸至德周叔弢先生收藏。周氏另藏有宋刻本莊子南華真經、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兩部，曾特製「雙南華館」一印，作爲藏書室名。一九五二年，周叔弢將這三部重要的莊子珍籍，連同其所藏善本共計七百十五部，全部無償捐獻國家圖書館。」

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載：「壬辰重改證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宋呂惠卿撰，金刻本，吳元恭題款，六冊。十二行二十二至二十六字，小字雙行二十八至三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邊。卷七後有「嘉靖三年重陽日文彭莊讀於停雲館之南軒」，二行。卷十後有：「甲申仲秋文彭端誦」，「壬辰季冬吳元恭觀完」，各一行。有文壽承氏、太素館、吳元恭氏、季振宜讀書、乾學、徐健菴等印。此書後歸海源閣，楹書隅錄卷三著錄。」

清楊紹和楹書隅錄卷三：「宋本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六冊一函。古籍流傳日少，若宋槧諸經正史及諸秦各子，尤不易得。此本猶是南宋原槧，爲呂注之初本，可稱祕笈。王、呂二注傳世甚稀，惟此可見古書面目。蔣翁（黃丕烈）謂：「讀書不讀古本，與未讀同。」良然良然。丙寅

冬月上澣又跋。宋存書室主人（楊以增）。均在卷末。」

此金刻本，葉面有破損殘缺之處，影印本底色皆較淺白，明顯可見葉面殘缺的形狀。凡呂惠卿的注文，保持殘缺的原狀，而莊子本文皆已被描補。描補者求全責備之心，適足以自毀真容而貽誤後人，如第七十三頁「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此「見」字顯為強硬補入，使上下文字間距失常地緊密。又如第一一〇頁「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竟缺後一「治」字，描補文字字體明顯不類周圍文字，且字間距明顯較疏。又如第一八九頁「往見老聃，不而老聃許」，字間距明顯較周圍文字緊密，黑水城本無「而」字，作「老聃不許」。誠如傅增湘所言，此本較黑水城本「已遜一籌矣」。

◆十五、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十卷，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南宋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影印於方勇總編纂子藏道家部莊子卷第十二、十三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一一年。此宋刻本譌誤衍脫不少，主要用於參校釋文。簡稱「分章本」。

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十載：「分章標題南華真經註十卷，晉郭象撰，唐陸德明音義。宋刊本。十三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魚尾上記字數，左闌外上方標篇名，闌上標精要語數字或一二句，注後附音義，音義解釋之字別以白文。玄慎殷弘匡恒字缺末筆，他諱亦間不避，是南宋末坊刻本。……乙丑歲暮翰文齋郭姓持來，似粵中黎氏書，收自孔

氏嶽雪樓，索二千元，還以七百元，不售。後歸周叔弢。」

周叔弢自莊嚴堪善本書目載：「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十卷，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宋刻本，勞健題款，四冊。十三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耳記篇名。有毛晉印、甲、宋本、粵人吳榮光印、荷屋所得古刻善本等印。」

王文進文祿堂訪書記載：「分章標題南華真經十卷，宋建刻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白口。有毛晉、粵人吳榮光印。」

此南宋刻本，名曰「分章標題」，雖有「○」標誌的「分章」，但仍有很多宜分之章未見標誌，亦未見「分章」之「標題」。眉批文字，僅是摘鈔文中的字句而已，非「分章」之「標題」。此本之粗製濫造於此可見一斑。卷首郭象南華真經序至逍遙遊第一「吾將爲賓乎」共五葉文字，字體格式與後文不同，當係補鈔；天下第三十三「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以下文字，字體格式與前不類，「丁子有尾」下有「互注」一條，當係據纂圖互注南華真經補鈔。此前之「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此本「名川」作「名山」，亦見於纂圖互注南華真經。

ISBN 978-7-5531-1169-8



9 787553 111698 >

定價：168.00圓（上下冊）